MIN CHOONG BOU
P.O. Box 255
YOKOHAMA
JAPAN

新民叢報

十二月廿七日 第三種郵便物認

第拾伍號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一日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二日

◉本號要目
美國獨立廳圖
敬告留學生諸君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政治學學理摭言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
文學說例(完)
尺素六千紙
史界兎塵錄
新羅馬傳奇
十五小豪傑
飲冰室詩話
上蔡公使書
上振貝子書

每月二回朔望發行

新會梁任父先生著

飲冰室文集

香山何天柱編

飲氷室主人爲我國文界革命軍之健將其文章之價值世間旣有定評無待喋喋此編乃由其高足弟子何君所編凡**著者數年來之文字搜集無遺**編年分纂凡爲八集曰丙申集丁酉集戊戌集己亥集庚子集辛丑集壬寅集而以**韻文集**附於末焉其中文字爲**各報所未載者**亦復不少煌煌數百萬言無一字非有用之文雖謂中國集部空前之作殆無不可卷首復冠以著者所作**三十自述**一篇及**照像三幅**一爲時務報時代造像二爲清議報時代造像三爲新民叢報時代造像海內外君子有表同情於飲氷室主人者乎得此亦足代嚶鳴求友之樂也**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發行所 上海英界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新民叢報第拾五號目錄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一日

●圖畫

斯賓挪莎像　黑智兒像

美國獨立廳　巴黎伊符塔

●論說……一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學說……一一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緒論及小傳●邊沁之倫理說

●政治……一七

政治學學理摭言　中國之新民

君主無責任義

●傳記……三五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續第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九節革命後之形勢●第十節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第十一節加富爾改革內政●第十二節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第十三節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

●學術……四九

文學說例（完）　章氏學

●國聞短評……六一

尺素六千紙　中國之新民

●雜俎……六九

史界兎塵錄

歐洲最小之國●高昌國遺蹟●布丹使臣入朝

●小說……七三

新羅馬傳奇 第五齣弔古 飲冰室主人

十五小豪傑 第十一回 披髮生

●文苑……八七

飲冰室詩話

●問答……九三

●中國近事……九七

●海外彙報……一〇三

●餘錄……一〇九

上蔡公使書

上振貝子書 加拿大葉恩來稿

[illegible]報價目表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每冊
五元	二元六毫	二毫五仙

美洲澳洲南洋海參威各埠全年六元半年三元二毫零售每冊三毫正郵稅每冊壹仙外埠六仙

廣告價目表

刊資先惠 論前加倍

一頁	半頁	一行 四號十七字起碼
十元	六元	二毫八仙

凡欲惠登告白者須于本報定期發刊之前五日交到價須先惠欲登長年半年者價當面議從減

編輯兼發行者 馮紫珊

印刷者 西脇末吉

橫濱山下町百五十二番館

發行所 新民叢報社

橫濱山下町百五十二番館 信箱二百五十五番

印刷所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發賣所 東京堂

啓者數月以來疊承海內外大雅君子枉書或屬故人或屬新交其所以獎厲之教誨之者甚盛甚厚每一浣誦感佩無任本宜一一速復奈才力綿薄爲文字應酬所困竟日幾無寸暇又不欲假手他人以負盛懷頃檢篋中未裁答者不下二百餘通愆慢之咎夫何敢辭今後更定課程日復五書次第清寄以答雅貺先泐數語以當負荆尙望諸君子勿執前咎更惠金玉空谷足音翹企靡云

八月一日

飲冰室主人敬白

清議報全編第一二集出書

本社編印本編原議定于七月出書繼因全部卷帙太多又以新民報日有加增動需補印故月前雖已再添機器以冀速成而全部今仍未能盡起延悞之罪實不能辭今思定購諸君當必欲先覩爲快故特擬一變通辦法將第一二集先行裝訂出書其餘當陸續赶印成書時再行登報奉告其有在本社定購者乞將股票寄下批換併開明住址俾得將第一二集寄上至上海香港各處當于中秋節後即可寄到其在各該代售處定購者新到時携票往取可也又非購有股票者恕不零售以免參差此啓

茲將第一二集書目列下

第一集本館論說凡兩類都爲四卷 ●卷一通論上 ●卷二通論下 ●卷三專論上 ●卷四專論下

第二集名家著述凡十四種都爲四卷 ●卷五 譚瀏陽仁學 儒術眞論 ●卷六 飲冰室自由書 ●卷七 中國近十年史論●滅國新法論●瓜分危言●亡羊錄●國聞短評●汗漫錄 ●卷八 學界雜纂●康南海傳●學校課卷●瀛海縱談●偉人佳話

發行所新民叢報社

新小說報社廣告

本社報費定價以日本銀為準但銀價漲落無常內地不免費事今酌中率定為每加一成即定閱全年者實收中國通用銀四元四角半年者二元四角二分零售者每冊四角四分其在日本各地即以前號所登日本通用銀為準此佈

再者前天津國聞報有「本館附印小說緣起」一篇從弟六號起連登十餘號者海內諸公如有藏本能將全文抄錄副本見贈謹以半年六冊之新小說報奉酬此佈

徵詩廣告

新小說報中有新樂府一門意欲附輶軒之義廣採詩史傳播宇內為我文學界吐一光燄海內大雅感懷時事寄託遙深名篇傑搆想當不乏伏望不我遐棄惠以瓊瑤秋水蒹葭豈勝想望

徵詩例

一詠史樂府　如尤西堂明史樂府之體論西史尤妙

一感事樂府　如白香山新樂府之體專以指陳中國今日時弊為主

一寄稿一章者以印出之本號報奉謝常年寄稿每年在十二章以上者以全年小說報奉謝惟不者不在此例

橫濱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新小說報社啓

太平洋客著

新廣東

一名（廣東人之廣東）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外埠郵費在內

其名曰新廣東則雖未開卷而其卷中之大略宗旨可以想見矣著者前在上海時務報橫濱淸議報主筆今在美國某報主筆文名夙著之人也不欲顯言撰人名氏讀者亦不必深求撰人名氏但讀之而覺其咄咄逼人若有電氣焉刺其腦而起一種異想者則此書之性質也卷首冠以廣東圖一幅精美鮮彩尤足爲全書生色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新民叢報社

四版

李鴻章

減價發售

原價六角
減價三角

李鴻章一書出版未及數月已風行海內外刷印之數不下二萬本社爲思想普及計特再付印四版減價出售茍欲知近四十年來之中國與此老怪傑之關係何如者請急手一編

新民叢報社

飲冰室主人著

近世歐洲四大家政治學說

洋裝精本　定價三角

有學理然後有實事今日歐美之政治皆前此諸哲發明新學說之結果也本書纂譯英儒霍布士洛克法儒孟德斯鳩盧梭之學說之關於政治者雖不能盡近世之政治學理然可以代表其最精最要之一斑矣有政治思想者盍一研究之

發行所上海廣智書局

日本中江篤介原著

理學鉤玄

全一册
定價五角五分

此書實總匯哲學之綱領而比較評論其是非得失也著者**中江光民先生**為日本法國學派第一人在彼都有**東方盧梭**之目且深於漢學善能以泰西之新理針砭泰東之舊弊去年物故其遺稿出世一月間重版至二十一次焉則著者之聲價可想見矣此編乃其蚤年之作持論和平析理明達且當日本哲學未興時特著此以牖後學故其書尤適於中國人今日之用本局特繙譯之以餉我學界之研究哲理者現已出書請快先睹

日本維新慨慷史

全二册
定價五角

世界中無論何國其能成維新之業者未有不自民間愛國之志士揮血淚以易之也日本與我比鄰其歷史上習慣亦多與我相類其與泰西各國交通後于我而今已儼成一新國儕于歐美第一等文明國之列豈有他哉彼有民間慷慨家而我則無耳故欲造新中國者與其讀各國維新以後史不如讀其維新以前史若此書者亦廉頑立懦之一助乎吾願愛國之士日以之自隨

廣智書局

餘杭章炳麟譯

羣學

原名社會學

日本岸本能武太原著

自喀謨德斯賓塞諸哲興於是羣學遂成為一完全之科學且將合各種無形有形之學於一爐而冶之羣學誠現今及將來第一重要之學科矣且其上下千古旁羅萬象引證繁博趣味濃深抑尤有非他學所能及者其披靡一世不亦宜乎日本譯著之書題社會學者近頗夥多求其簡要精博引人入勝者以岸本氏之書為最今由章枚叔先生精心繙譯譯者文名久播海內無待贅揚好學深思之士幸先覩為快焉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上海 **廣智書局**

湘鄉周逵譯

英國憲法論

日本 天野為之 石原健三 原著

本局認憲法思想爲中國今日第一急務故所聘通人著譯之書多注重於此點湘鄉周伯勳先生前著**憲法精理**及**萬國憲法志**已受一時學界之歡迎今復譯此編以餉學者其自序云**英國憲法列國憲法之母也**曰三種鼎立曰兩院之制曰司法之獨立曰議員之言論自由曰大臣責任之主義曰陪審制度皆列國今日憲法之大原則而究其原由皆取範于英國**故欲知立憲政治之眞相則先當明英國之制度**云云亦可見此書爲政治學上第一重要之籍矣至**著者爲日本斯學大家**譯者之學識文章既爲江湖所同認無待本局詞費也現已付印不日出書

上海 廣智書局

中國孟麥華譯

英國憲法史

日本專門學校講師松平康國著

今日稍有識者論中國自强之道皆曰莫急於立憲英國爲憲法政治之祖國凡世界立憲國皆於此取法焉然則硏究憲法莫要於英國雖然英國之憲非以人力一時制作者也而自然發達逐漸成長者也故必尋其起源變遷發達乃能究英國憲法之眞相英憲法史爲最要矣此書爲日本專門學校講師松平君積數年之力蒐集輯著者不徒爲政治家之寶典凡治民族心理學歷史學羣學者所皆當硏究也譯者麥君文名久播於海內外以半年之力覃精繙成譯筆之佳無待喋述現已付印不日成書海內有志經世者當必先覩爲快也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日本市島謙吉著

政治原論

定價七角五分

欲求治政術者不可不通政治學而欲通政治學者尤當提綱挈要先擇其通要者讀之本書在日本學界中號稱名著都分三卷上卷論政体中卷論憲法下卷論行政廣搜衆說證論明通凡國家機關所由組織之故讀此自能了然誠有志經世者必讀之書也本局特爲選譯以餉我學界至于譯筆之條暢明達讀者自知不待贅言

實驗小學校管理法

定價二角五分

今日天下競言學校矣然辦學校必當自小學始小學校教科固屬要著然管理法尤爲第一義蓋不知管理法則並學校亦不能開更無論教授也本局有鑒於是特請留學東瀛研究教育之胡君譯成斯編以供海內士大夫辦公立私立學校者之採擇苟熟讀而循行焉則可以不迷厥途而學校之實效可收矣

發行所 上海英界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政治學中卷憲法編

洋裝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本局譯印之政治學上卷既已不脛而走此書之聲價已爲識者所同認矣茲者中卷**憲法編**已精校出版憲法爲立國之本原今日愛國之士既知我國不可不採行立憲政體則研究憲法自爲第一要端此書出德國碩儒之手其理論精透考據詳博無待喋喋學者既讀上卷知國家之起原及其組織不可不急讀斯編也

國際公法志

定價五角

立國之要不外內治外交外交本原公法尙矣中國前者譯出公法之書雖有數種然皆數十年前之舊籍不適於今日之用讀者憾焉此書編者久留學日本**參取公法學專門名家之著述十數種**纂成此書分爲平時國際法戰時國際法之兩部此編則其平時部也**法理精嚴綱目燦備**有志講求外交者亟宜熟讀**現已出書**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日本橫山又次郎『生物之過去及未來』
德儒伊耶陵『權利之競爭』兩書其價值
早見新民叢報現經本局譯就不日出書
特此廣告

文明編譯印書局

日本市川瓚次郎著

支那史要

全四冊
定價八角

學者爲學歷史要矣而本國史尤要惟我國二千年
來之史書汗牛充棟雖竭畢生精力猶不能盡學者
苦之本局有慨于是特輯譯是書俾便學者其中提
綱挈領抉要鉤元于制度沿革對外政策尤所著眼
苟用以爲教科書尤稱適宜也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再版

小學新讀本

全六冊
定價一元

再版

幼稚新讀本

全六冊
定價一元

●郵費每冊六仙●十部以上者九折

此兩書爲橫濱大同學校新輯之教科
書係既經驗而有成效者前既印刷多
本立即消盡後各處復紛紛索購愧無
以應故同人今玆乃謀補印俾便于訓
蒙者之一助復經通人精心商榷刪其
繁蕪增其要領務適合于幼童之腦力
日力誠近來坊學教科書中之鴻寶也
現已成書託本社代售欲購者請先將
款寄下自然代爲轉購寄上無悞

發行所 新民叢報社

唯心派之哲學家

（其一）

斯賓挪莎

Benedict Spinoya

斯賓挪莎荷蘭人生於千六百三十二年卒於千六百七十七年初就猶太教教士學經典後見笛卡兒之哲學大好之漸疑教理不足信昌言排斥教會遂欲殺之後卒逃於他埠以磨眼鏡爲業終身甚貧而超然獨樂講學闡明哲理其最著名者爲政教論一書（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其發明之方法極爲幾何公例爲推繹演繹以下論斷而大旨歸本於言良心拒世日耳曼學者多甄其說

唯心派之哲學家

其二

黑智兒

George W. F. Hegel

黑智兒日耳曼人生於千七百七十年卒於千八百三十一年爲康德以後最大哲學家任伯林大學教授者十三年所著書有精神現象學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名學 Logic 哲學類府 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 Wissenschaften 權利哲學 Philosophy of Right 歷史哲學 Philosophy of History 宗敎哲學 Philosophy of Religion 論者謂黑氏爲十九世紀哲學之集大成者各國政治上亦多蒙其影響如俄國虛無黨人亦最心醉黑氏學說云

美國獨立廳

Independence Hall, Philidelphia, United States.

獨立閣建于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爲美國人叛英自立起點之地而獨立軍起時諸豪傑會議之所也堂中列當年會議時箸開藍諸畫像右首舉與議諸傑並有樓樓爲非盤甑設時議訓之所中堂懸一鐘鐫頌總十三州國民獨立之精神而世界之所謂自由鐘者也日久被敲自綻裂矣對戶一室陳列之凡累世大統領華盛頓遺像暨佛蘭克林諸賢所用之圖書什器皆錯陳其中云

巴黎伊符塔

Eiffel Tower, Paris.

伊符塔在巴黎城中賽河之上以建造者爲工程師伊符氏故名塔高距河面九百八十英尺第一層距地三百七十六英尺其間可容數百人內有餐館第二層距地八百六十三英尺遊人多至此處其在此瞭望巴黎全城有如指掌若欲再登至絕頂處約有百英尺係用快機器上升觀全城愈覺其小矣此塔在巴黎中爲景物之最奇者即在世界上亦爲建築物之最高者云

論　說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爲比例而自諉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眞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乏。

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爲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爲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家善良之政府爲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爲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資本爲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錐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毋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罄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爲法理主權者之口爲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爲何物而公等挾持浩如烟海之民法刑法商法民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剝割餽遺

而未有已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爲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爲軍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効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敵愾之尙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吾見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洴澼絖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者也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是乎不龜手之藥乃飄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爲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臺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臺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毋曰吾積所學以求富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爲學者唯一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爲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爲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爲用於中國他日之

事且勿論今日之事。闕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力。遽責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乎。能半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審而自策厲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爲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老朽之徒較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撫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爲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顧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賈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旣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迓之舉其

生平所痛苦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眞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摭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所不知內地人寗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彼崇拜則愈滿盈愈滿盈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眞成就者相形見絀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笑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曩昔所崇拜所期望之留學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爲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尠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陳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箇人乎重團體耳何以知其然也曩昔未嘗無學生曩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顧不見重則今以所以重重此葱葱鬱鬱千數百人有加無已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點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費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團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希

蓋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鏈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則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爲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爲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爲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爲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同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爲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吾所不解又一也。嘻。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爲必如我所持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爲天職之蟊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療病矣。間諜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爲用矣。而何必自隘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爲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强聒之。熱

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慫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爲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群則更無望他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詆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爲國民倡也某聞奧人利人之能逐梅特涅也曰由學生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維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地球千五百兆人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宜莫如俄皇矣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參觀本號國聞短評）畏者何畏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爲世界無上之威權可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爲諸君惜也抑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爲能享權利諸君毋曰吾黨千數百人中其能提挈是而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衆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爲人弱而已某見夫

內地志士。疇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矣。某敢信諸君必非辜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切。則其責之也愈嚴。責之也愈嚴。則其失望也愈易。某願諸君日探輿論為監吏。而因以自課也。某所欲為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為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為患。而無道德之為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以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日諸君之大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他日。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豫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為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為眞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為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為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為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為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八股也。講堂功課一苞苴也。卒業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汚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汚辱國。

民之資格莫此爲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視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爲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顧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者。昔吳王常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常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蓋晨鐘適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聒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儻願聞之。某頓首。

學說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緒論及小傳

漢宋以後學者諱言樂。諱言利。樂利果爲道德之累乎。其諱之也毋亦以人人謀獨樂。人人謀私利。而羣治將混亂而不成立也。雖然。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虀。謂人道以苦爲目的。世界以害爲究竟。雖愚悖者猶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窒之。終不可得避。而賢智者既吐棄不屑道。則愚不肖者益自棄焉自放焉。而流弊益以無窮。則何如因而利導之。發明樂利之眞相。使人毋狃小樂而陷大苦。毋見小利而致大害。則其於世運之進化。豈淺尠也。於是乎樂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遂爲近世歐美開一新天地。（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爲快樂派。或譯爲功利派。或譯爲利用派。西文原意。則利益之義也。吾今譯括本派之梗概。定爲今名。）

樂利主義遠導源於希臘之阿里士帖普 Aristippus 伊壁鳩魯 Epicurus 至於近世。

而英國之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k 謙謨 Hume 復大倡之。而使之確然成一完全之學理。首尾完具。盛水不漏者。則自佐里迷邊沁 Jerem Y Bentham 及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兩先生。請先言邊沁。

邊沁。英人。以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生於倫敦。幼而穎悟。好談玄理。心醉典籍。五歲家人戲呼爲哲學兒。年十四。入惡斯佛大學。嶄然顯頭角。千七百六十三年。入林亢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歸國後潛心著述。遂爲近世道德學法理學開一新國土。其最初所著書。即駁擊英國法律之謬誤。當時英民久蟄伏於專制國王謟諛議院之下。驟聞邊沁之論。咸目爲狂。或且讐視之。將搆陷以興文字獄。而邊氏不屈不撓。主張已說。始終如一。久之一世輿論。遂爲所動。卒能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舉數百年之弊法而廓清之。使循次改良。以演成今日之治。及至晚年。而邊沁之令名。滿天下矣。列國之宰相及政黨首領。咸尊信其說。施之於政策。述之於演壇。每有所改革。輒踵門叩其意見。而邊氏於當代大人先生。無所交接。惟喜與有道之士游。以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得年八十五。其所著書最有名者。曰「道德及立法

之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 lation（此書日本陸奧宗光有譯本題曰利學正宗）曰「立法論」Theory of Legislation（此書日本田口卯吉有譯本題今名）曰「政體論雜記」Fragments on Government 曰「錯誤論」Book of Fallacies 曰「裁判制度之方案」Plan of Judicial Establis hment 等。

近百年來於社會上有最有力之一語。曰「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其影響於一切學理。殆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語同一價值自此語出而政治學、生計學、倫理學、羣學、法律學。無不生一大變革。而此語之出現於世界。實自邊沁始（余別有「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釋義」一篇登次號本報）

邊沁最有力之學說。可分爲兩大端。曰關於倫理者。曰關於政治者今請分論之。

邊沁之倫理說

邊沁以爲人生一切行誼。其善惡標準。於何定乎。曰、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減障其幸福者謂之惡此主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無論爲專屬於各人之行。誼與關係於政府之行誼皆當以此鑑定之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爲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以爲人羣公益一語。實道德學上最要之義也。雖然。前此稱道之者。其界說往往不明。夫人羣者。無形之一體也。而其所賴以成立者。實自羣內各各特別之箇人團衆。而結搆之。然則所謂人羣之利益。舍羣內各箇人之利益。更無所存。於是邊氏乃創爲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說。

將欲顯眞。必先破妄。邊沁乃於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書中。首取舊道德之兩說而料揀之。其一曰窒欲說。其二曰感情說。

邊沁以爲窒欲說之目的。往往使人去樂而就苦。其於樂利主義。最相背馳。奉此說者有兩種人。一爲道學家。一爲宗教家。道學家之窒欲。生於希望。將以此釣名譽也。宗教家之窒欲。生於畏懼。將以此避冥罰也。夫道學家亦何嘗能棄樂利。其所謂名譽。即樂利結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於宗教家。則因野蠻時代之人類。其智識狹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爲畏懼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張其軍。寖假而使人專投身於苦境。以爲美談。是所謂拂人之性。雖名之曰人道之蟊賊。殆無不可。

按邊氏此說。不無太過。窒欲主義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樂而就苦也。蓋人類有高

等性。Spiritual Life 與尋常動物不同。故於普通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則毋寗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莊子曰。「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蓋人之智度不同。則其所嘗爲苦樂者。亦自不同。故夫婆羅門之苦行、爲涅槃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爲淨土之樂也。耶教之苦行、爲天國之樂也。彼且視此土爲五濁惡世。尋常人所耽肉體之樂。彼以爲天下之至苦。莫過是也。夫人見豚犬之食穢也。輒欲作嘔。庸詎知所謂至人者。不有見吾人聲色貨利之快樂。而欲作嘔者乎。（婆羅兩教之苦行尚有如邊氏所謂出於畏懼心若佛說則純是求高尚之樂而已）其望望然去之。自固其所然。則邊氏之說。不足以爲難明也。雖然厭世主義行。則人道必破壞。觀於印度。其前車矣。邊氏殆亦有爲而發之言也。

所謂感情說者。謂以已之好惡爲是非者也。邊沁以爲持此說者。其權衡事物也。不以人羣之實際爲尺度。而以一已之感情爲尺度。其中復分數派。(甲)良知派 Moral Sense 謂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爲善。某事爲惡也。(乙)常識派。謂以人類之習慣。而知其爲善爲惡者也。(丙)正理派 Rule of Light 謂有萬古不易之理。以明示正邪者

也。(丁)性法派 Law of Nature 謂萬物有自然之律。能別其善惡邪正者也。而考此等種種之異說。其立論根據地。一皆歸本於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主張正理。同論一事。而或謂之善。或謂之惡。言人人殊。推諸良智常識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學之公例。未定界說而遽下論斷者也。若是乎論者之所謂善惡。果皆空漠而無朕。殽雜而無準也。

邊沁既取羣說廓清而辭闢之。斷定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國進論。夫有立法之責任者。不可不以保護人類之樂利。而捍禦其苦害爲目的。雖然。苦樂也者。至不齊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惡之標準。不可不先明苦樂之價值。邊氏乃創爲苦樂計量之法。謂苦樂之量有大小。取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去大樂者。謂之惡。其計量之法。(一)較苦樂之强弱(二)較苦樂之長短(三)較苦樂之確否(四)較苦樂之遠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樂之本體而可表見者也。(五)較苦樂之增減謂緣甲樂而生乙樂、緣甲苦而生乙苦者也。(六)較苦樂之純駁謂緣甲樂而生乙苦。緣甲苦而生乙樂者也。此皆就一人所感受而計之者也。(七)較苦樂之廣狹即以感受苦樂人數之多

寡為其價值之差率者也夫兩樂相權則取其重兩苦相權則取其輕此人類之公性情也而尋常寡識之流往往認大為小認小為大遂至為小利害所誑誤而人治日以不進故邊沁以為計量之法不可以不審即當取苦樂二者之量比較相消其樂餘於苦者則名為善其苦餘於樂者則名為惡然後一切行誼之眞價值乃出焉

案鄙意欲增「較苦樂之先後」一條蓋先苦而後樂者其樂之量可增倍蓰先樂而後苦者其苦之量亦增倍蓰也此義雖似包含於長短條內然長短則就同性言先後則就異性言也

邊沁又曰苦樂者不惟隨其量而生差別亦隨其所自出之原因而生差別若是者名曰種類差別種類差別於樂有十四（一）感覺之樂專就五官所感受者言復分為九（一）味官之樂（二）酩酊之樂（三）齅官之樂（四）觸官之樂（五）聽官之樂（六）視官之樂（七）色慾之樂（八）健康之樂（九）新奇之樂（二）富財之樂（三）技巧之樂（四）友交之樂（五）令名之樂（六）權力之樂（七）信仰之樂指宗教之信仰言（八）慈惠之樂（九）惡意之樂惡下者意英文之 Malevolence 也人性常有以他人之痛苦為己之快樂者其最甚者如張獻忠之非殺人則食不咽如孫皓之樂觀人與猛獸鬥其尋常者如人宰割禽獸以自養好觀危險駭人之戲劇皆其類也（十）記憶之樂謂人嘗享某種快樂雖事過境遷而每一念及則前此之樂歷歷如在目前者（十一）想像之樂記憶屬既往豫期屬將來此則既往現在

未來皆兼者。（十二）豫期之樂。（十三）聯想之樂。指因一樂而引出他樂者也。如圍棊本技巧之樂也。然其所以樂者。不專在技巧。因而引出權力之樂。兩者相合。成爲全體之樂。（十四）救拯之樂。謂於苦時而以心中之現象救之者也。於苦有十二。（一）缺亡之苦。（二）感覺之苦。（三）拙劣之苦。（四）仇敵之苦。（五）惡名之苦。（六）信仰之苦。（七）慈惠之苦。謂見他人或他動物受苦。而心惻然不安者也。（八）惡意之苦。謂見己所憎之人或動物享快樂而憤然不平者也。（九）記憶之苦。（十）想像之苦。（十一）豫期之苦。（十二）聯想之苦。於諸種中復爲自動他動之二大別。即慈惠之苦樂。惡意之苦樂。爲關於他人者。其餘皆爲關於己者是也。此就客觀的分類之法也。若就主觀的分類。則復區爲單純苦樂複雜苦樂之兩種。單純者其感覺只爲一現象者也。複雜者其感覺常含兩現象以上者也。其別復三。（甲）數種之樂相和合。（乙）數種之苦相和合。（丙）一種或數種之樂與一種或數種之苦相和合。尋常人析理不精。往往認複雜爲單純。此苦樂所以屢相衝突。殽亂而失其眞相也。

此邊沁苦樂性質分類之大略也。雖然。邊沁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性質（即所自出之彼原因種類）。意以爲苟其樂之量強弱長短相等。則最粗之小兒玩物與最優美之詩歌無所擇一言蔽之。則邊沁計量之法。即（第一）比較種種樂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二）比較種種

苦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二）比較種種樂與種種苦相消之量之大小凡百行誼之善惡以此爲斷

案邊氏此論。大爲時賢所詬病。以爲是禽獸之教也。既稱爲人。而僅以快樂爲無上之目的。則與伊壁鳩魯之育豚學說何異哉。（伊壁鳩魯希臘主樂哲學之鉅子也時人笑之謂其學說惟豚爲適用耳）於是、約翰、彌勒、病之。起而損益其說。謂別擇苦樂。不可不兼量與質之二者。不徒校其多少。又當校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的快樂諸名目。雖然、此實、與邊沁之說、首尾、不、相應、也。夫謂樂有高等下等之分。然其所謂高下者。又將以何爲標準而定之乎。彌勒乃云取決於輿論。Public opinion 是亦不外邊氏所謂感情說中常識之一種。其不免邊氏之呵明矣。且彌勒之意。必以肉慾之樂爲下等。以智德之樂爲高等者也。若採輿論。則高下不易位者幾希矣。故論者或謂彌勒用樂利派之名。而襲直覺派 Intuitionism 之實。非無故也。然則邊沁之說。果如論者所譏歟。曰、是不然。苟所用擇之之術既極精。則必能取其高等者而棄其下等者。何以故。凡高等之樂。其量必大。下等之樂。其量必小。故（高等之樂。常與苦絕對。下等之樂。必與苦相倚。故用邊沁較純駁一例。其量之大小自見。）夫樂之

最下等者聲色貨利是也然聲色之樂每當酒闌燈灺雨散雲消其淒涼更甚於平時貨利之樂往往心計經營患得患失其煩惱亦過於貧子然則精於苦樂計量之術者其果何擇也故由邊氏之說雖謂天下但有智愚更無賢不肖可也其不肖也皆由其愚也算學不明以苦爲樂以害爲利也侯官嚴氏曰「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眞小人何則小人之見不出乎利然使其規長久眞實之利則不與君子同術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於穿窬極矣朝攫金而夕敗露取後此凡可得懸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爲利則何者爲害耶」即演邊氏之意邊氏不言魂學者也故其所謂樂只在世間而不及出世間彌氏補之其理想誠高一著然邊氏之意雖不及此若其術則已圓滿無憾矣彌氏增之得無蛇足耶得無矛盾耶樂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說華嚴佛知夫世間樂之無常也惟無常故樂之後將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此吾所謂較先後之說所以不可不補入故毋寧取煩惱根而斷之忍小苦以求長樂尋常貪肉慾之樂者佛說謂之認賊作子故佛最精於算學者也最善用邊沁計量之法者也若邊氏則雖能知其術而未能盡其用者也抑邊氏學所以爲世詬病者猶不止此天下不明算學之人太多彼其本有貪樂好利之性質而又不知眞樂利之所存一聞樂利主義之言輒借學理以自文於是競沈溺於淺夫昏子之所謂利而流

弊遂以無窮邊氏之論幾於教猱升木焉故教育不普及則樂利主義萬不可昌言吾之欲演述邊沁學說也久矣徒坐此兢兢耳。雖然。是豈可以爲邊沁咎也邊沁自教卿治算學而卿顧不治算學顧自託於邊沁之徒邊沁不受也學者苟深知此義焉。則吾之譯此。其亦免於戾矣。

既定苦樂爲善惡所從出。而苦樂之所從出則何在乎。（前記苦樂之種類。謂苦樂以何緣因而生於吾心也。此則論世間以何緣因而有苦樂也）邊沁以爲有四種制裁 Sencftion （一）天然的制裁 Physica L senction 謂不由人力神力之干涉。任物理自然之運行而生苦樂者也。（二）政治的制裁 Political senction 由主權者（君主）或代表主權者（如行政官司法官之類）之意。科以賞罰而生苦樂者也。（三）道德的制裁 Moral senction 亦名爲輿論的制裁其苦樂本無一定。但因相傳之習慣故有毀譽。有毀譽故有苦樂也。（四）宗教的制裁 Religious senction 謂以神明之力。直接而於現世來世加吾人以賞罰。緣是以生苦樂者也。邊沁之提出此四制裁者何也。彼既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然則以何術使人爲善去惡。固不可不就其好樂惡苦之性而利導之。於是所以使人苦使人樂者。不可不留意焉。則此四者是已。邊氏以爲天然之制裁。

非可以人力改移也。而宗教之事。又其所最不肯措信者也。故邊氏欲實行其主義。以進世界於最大幸福。首自改良政治改良道德之兩端始。

邊沁乃立兩界說。曰箇人之倫理 Private ethics（即屬於道德之制裁者）曰立法之術 Art of legislation（即屬於政治之制裁者）倫理者。使人能得最大幸福之術也。箇人之倫理者。人人自導引己之行動。使進於幸福之術也。而政府之立法。即所以使全羣之人得最大幸福之術也。邊沁乃言曰。人道所當勉者有三事。一曰思慮 Prudence 謂對於自己而盡其義務者也。（不言他而言思慮者。彼以爲苟能善算善擇。則必不至陷於苦而爲惡也。）二曰忠直 Probity 謂勿毀傷他人之幸福也。三曰慈悲 Beneficence 謂常以增進他人幸福爲心者也。然人何以必要正直必要慈悲之。故邊沁未能明言。雖有所言。亦涉模棱。故後人持以難之。以爲樂利主義不能成立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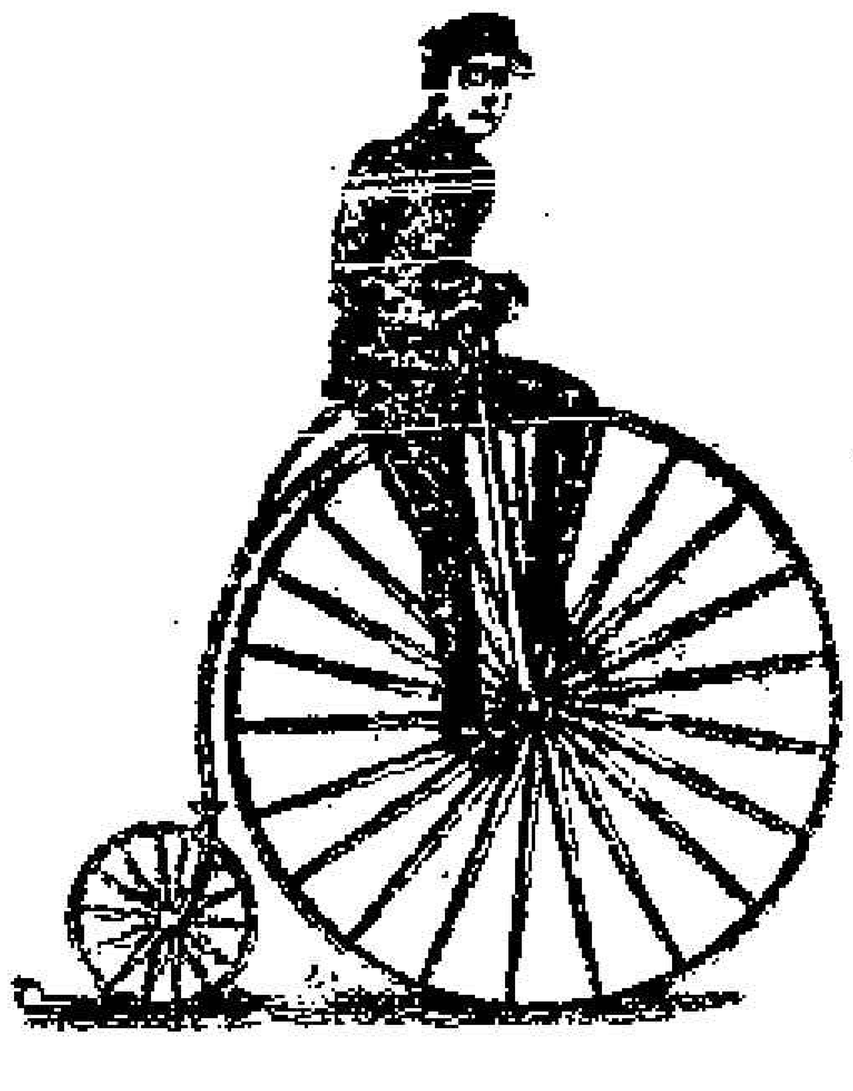
案邊沁常言人道最善之動機在於自利。又常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其意以爲公益與私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者也。而按諸實際。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與私益非惟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衝突者。十而八九也。果爾則人人求樂求利之主義。遂不可以爲道德之標準。是實對於邊沁學說全體之死活問題也。故後此祖述

斯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如阿士丁 Austine 謂樂利主義爲上帝垂示之成典。古羅特 Grote 謂對於公利之義務。更過於私利。而約翰彌勒亦增計量之法爲計質。凡所以爲邊氏謂護也。雖然。其與邊氏立說之根柢。既已相反。故反對派嘆之曰。此樂利主義家之遁詞也。此樂利主義家之降敵也。果爾則樂利主義遂不能成立乎。吾非欲以此主義易天下。故吾不必竭力爲之辯護。雖然。苟辯護之。則亦非無說也。日本加藤弘之嘗著一書。曰「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其大意謂「人類只有愛已心耳。更無愛他心。而愛已心復分兩種。一曰純乎的愛已心。一曰變相的愛已心。即愛他心也。愛他心何以謂之變相的愛已心。加藤之意。謂愛他者凡亦以愛已也。且有時因愛已之故。而不得不愛他也。此變相的愛已心。（即愛他心）復分兩種。一曰自然的愛他心。一曰人爲的愛他心。人爲的愛他心亦謂之教育的。蓋最後起積習而成性者也。自然的愛他心。又分爲二。一曰感情的。二曰智略的。何謂感情的。蓋已所親愛之人（如父母妻子兄弟之類）其所受之苦樂。幾與已身受者爲同一之關係。故不覺以其自愛者愛之。蓋如是然後已心乃安其愛之也。凡爲我之自樂也。此不徒施諸乎。

等者爲然耳乃至手畜之犬手植之花亦常推愛焉所謂感情也。何謂智略的。或愛他以避害或愛他以求利也臣之於君也奴隸之於主人也其愛之也甚之也是避害之說也彼此通商而願彼之商務日昌彼昌而我亦有利也是求利之說也兩者皆生於智略也。』云云。加藤之說實可以爲邊氏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智略中之避害的。惟野蠻時代多有之耳。至其求利的。則愈文明而愈發達。）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鏈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之感情愈擴其範圍昔之以同室之苦樂爲苦樂者寖假而以同國同類之苦樂爲苦樂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衆生之苦樂爲苦樂故康南海常言『救國救天下皆以縱欲也縱其不忍人之心則然也』而譚瀏陽之仁學更發之無餘蘊矣若是乎則感情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一也強權日行。（強權謂強者之權利。其相亦有多種變化加藤氏言之最詳。吾所著飲冰室自由書。有論強權一篇。可參觀。）則人之智略愈擴其範圍苟不愛他則我之利益遂不可得而將終儕於劣敗之數（生計學家之由重商保護政策而變爲自由貿易政策也。近世君主貴族之讓權於平民也。皆由智略的愛他心迫之使然也。諸類此者尚多不能枚舉。）故人不欲自求樂利則已苟其欲之則不得不視全羣之

樂利寖假且不得不視他羣之樂利若是乎則智略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二也夫邊沁所謂最大幸福者謂將其苦之部分除去而以所餘之樂爲衡也而一羣之公益不進則羣內之人其所苦必多於所樂故眞明算學而精於計量之法者則未有不以公益與私益並重者也苟猶私爾忘公焉則不過其眼光之短思慮之淺不知何者爲眞樂眞利何者爲最大幸福而已非能應用邊沁之學理者也由此觀之則邊沁之說其終顚撲不破矣雖然無教育之人不可以語此以其無教育則不能思慮審之不確必誤用其術以自毒而毒人也故邊氏之學說必非能適用於今日中國之普通學界者也但以巍巍一大師之言其影響既已披靡百年全世界之現象緣之而一變則吾學界之青年又烏可以不研究之吾故紹介其說而反覆言其眞相至再至三焉其猶有誤會焉謬託焉者則非吾之責也

（未完）



政治

政治學理摭言

中國之新民

近世歐美各國憲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諸條件。大率應用最新最確之學理。驟覩之其言簡單平淡。若無以大異於古昔。深而味之。皆有其邃且遠者存。其專門治斯學者。自能領會。不待喋喋矣。顧吾國人士。知此者希。不揣檮昧。因涉獵所及。輒引伸之以下解釋。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稱著述。故名曰摭言。

君主無責任義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此其義何。曰、此過渡時代之絕妙法門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國之元首。而當行政機關之衝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負責任。行政者而不負責任。則雖有立法機關。亦爲虛設。所公立之法度。終必有被蹂躪之一日。而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不得協和。是立憲國所大忌也。然則行政首長之君主。反著明其無責

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與立憲精神相矛盾耶。而豈知立憲政體之所以爲美妙者。皆在於此。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英國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爲惡」。以皮相論之。此可謂極無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猶人耳。人性而可使爲不善也。豈其履此九五而遂有異也。雖然。考諸英國今日之實情。則此言良信矣。於何證之。夫所謂君主之惡者。則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舉二也。民所惡之秕政而強行三也。英國則何如。英國憲法。皆不成文。故各種權力範圍之消長。其沿革不可不徵諸歷史。今考英國。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維廉第三納桑達侖之言。命下議院中最占多數之黨派之首領。使組織政府。以後沿爲成案。凡非得議院多數之贊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時代。茲例益定。當時首相瑪波羅本保守黨首領。及戰事起。保守黨雖反對。而進步黨贊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證也。及古士第三。雖欲自攬政權。任用私人。卒爲議會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古士第四維廉第四時。王權之限制益嚴。逮前皇域多利亞六十年中。此例益鐵案如山。不能動矣。爾後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雄角立時代。

每當總選擧時。在朝黨察視議會中不及敵黨之多數即不待開國會而自行辭職。由此觀之英國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權皆在國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一也英國當查里士第二維廉第三時代。凡政府會議則君主亦列席而議可否焉。占士第一以後。此例遂廢。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絕不過問。夫大臣之辦理政務。非經君主畫諾不能施行。固也。雖然若大臣以不能實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職。而國會贊成大臣。必要求其實行。乃至各選擧區。皆贊成國會之要求。則君主例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遜嘗言。『英國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後君主與大臣其實權易位前者則君主經大臣之手以治國後者則大臣經君主之手以治國也』云云。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二也自亨利第八以來君主屢獨斷以辦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二以後。至於今日。凡君主引見外國使臣。必以外務大臣陪席。其與外國君主來往書簡。非經首相或外務大臣一覽。不能發出。而君主特權之自由殆皆喪失。又不徒於外交爲然耳。於內治亦然。占士第四時。嘗有愛爾蘭人受死罪之公

判者。王欲自行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拔比爾反對之。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自玆以往。王者益無敢自恣矣。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强行民所惡之秕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三也。質而言之。則英國君主豈徒不能爲惡而已。雖善亦不能爲。顧稱此不稱彼者。惡則歸大臣。善則歸其君耳。雖然。彼君主者既肯盡委其權於國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與之爭。斯即善之大者也。則雖謂英國君主能爲善不能爲惡。誰曰不宜。

夫人至於不能爲善不能爲惡。則其萬事毫無責任。豈待問哉。故英國臣民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不皆有責任。惟君主則眞無責任。英國憲政者。各國憲政之母也。故凡立憲國之有君主者。莫不以「無責任」之一語。泐爲憲文。雖其行用特權之範圍。不無廣狹之殊。要其精神。則皆自英國來也。所謂君主無責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無責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義本甚淺顯。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憲君主國之學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則美其名曰。君主神聖。故無責任。有特權。故無責任。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不盡其責而不去。則夫立於監督

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義也。儒教之言君主政體。則有責任之主也。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弒君。故曰。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讎。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春秋之義。凡君主爲孔子所絕者。不一而足。絕之者。皆以其不盡責任也。孟子言責任之義尤深切著明。其語齊王云。友人凍餒妻子則如之何。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皆以喚醒責任觀念也。又云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待其死乎。皆責任之義也凡以示夫監督人所應行之權利也。夫代表一國而當行政之衝者。其責任非猶夫尋常書任也。十事九盡責而一不盡焉。則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終其身而當此衝者也。短者數年。長者數十年。雖舜禹復生。豈能保無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隱忍焉。今日可隱忍其一。他日即可隱忍其百。而政其紊。國其頹矣。有之而民不隱忍焉。則是革命終無已時也。夫一人之身。數十年之久。而其責任之難完。固已如是。而況乎世及以爲禮。卜世至數十。卜年至數百者耶。若是乎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並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國數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於歷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爲凡掌一國行政之實權者。不可不負責任。既負責任。則必隨

時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謂實權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輔佐焉苟在元首則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羅馬之「孔蘇」今合衆國法蘭西之「伯理璽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屢易則其實權不可不移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憲君主國所謂責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國之元首惟無實權者乃可以有定位惟無定位者乃可以有實權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國混而兼之國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於今日物競天擇之塲者也善哉君主無責任黠哉君主無責任。

君主無責任，故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副於君主則以署名也）不能實行，故其法令之不愜民望者。民得而攻難之曰。吾君本不能爲惡也今其爲惡皆副署者長之逢之也故雖指斥其政而不爲不敬廢置其人而不爲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於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檢自飭而一國之政務乃完善之至也君主無責任使然也。

或曰。漢制有災異。則策免三公。（孔子之義。凡君主皆對於天而負責任。故有災異、則君主當恐懼修省。）是非責任大臣之意乎。

其與歐洲今制將毋同曰、是不然。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若漢制者。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之類也。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過者也。使成王而不賢。則伯禽將終日被撻。冤哉禽矣。漢制、君主獨裁於上。宰相不過出納喉舌。及其叔季。且並此出納之權。而移於尚書。移於中書。而三公猶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憲國之責任大臣。則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憲政最完之英國無論矣。即如德國君權較盛者也。（德國宰相不以議政之多數少數爲進退）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麥請德皇下詔勅以自固其位。反對黨首領波因氏即在議院。斥其自卸責任。而以皇室爲怨府。其後俾士麥即失輿望。而不得不避賢路。日本以皇統一系自誇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間。伊藤內閣因貴族院反對議案。乞日皇手諭勸解。舉國萬口沸騰。謂其違犯憲法。假皇權以自擁護。未幾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許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國議院。則例不准稱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決議案。有者則爲大不敬。其所以爲坊尤至矣。蓋不如是則責任大臣之實效。未有能舉者也。

曰、若是乎立憲國之君主。其爲虛器也章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爲也。曰、是過渡時代。實然。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於民主者。有未能遽宜於民主者。既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者乎。（余別有論）

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易文言之釋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也。蓋立憲君主之象也。无動則无悔。無責任則無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則病國。不病國則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八

傳記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續第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一萬萬里地。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

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妊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雖然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 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

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憲法無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誚我爲多事罵我爲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耶。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三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囁囁嚅嚅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

四

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與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我芻糧。蜂蠆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鵰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全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亞尼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與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强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厲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是彼遊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苦戰於議院卒達其志者也）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嘗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軛。爲完全之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大利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强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

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蕞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富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益醉於血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為今日一飛沖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六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

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蠭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强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騏驥出櫪、鷙鷹脫韝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薩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奥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 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强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況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崙第一產地也）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奥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人

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剌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即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蘇墓所在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亞米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當頭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土京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甯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恆敬之。自輕者人恆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兎。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凛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懾。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徽

十

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慫慂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員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甯。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崙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

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僕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崙有成言。於是拿破崙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爲熱誠不屈之人物。爲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爲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忌）曰。願爲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敘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

忠。其略謂「我國民此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强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塡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酷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擧座聞者。咸爲掩淚。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乎。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仇。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蟊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語實不知些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瞪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擧座諸使。已爲加富

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輿使。惟相與錯愕贊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蕞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荷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未完）

學術

文學說例（續第九號）

章氏學

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柹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見澁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戲曲。散文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敍述複襍大事者也。二裨詩。敍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同上）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敎。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于唫詠。而記臆爲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于史官。而業存于矇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同波異瀾。遂各爲派別焉。春

秋以降。史皆不韵。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于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一二三四。百官所以紀數。（用莊子天下篇義）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垂法。則老子其遺則也。逮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敍數。亦不用韵。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韵無韵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淸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于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淩誶。固非韵文所能檢柙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偭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于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于演說者也。抑名家所著。爲演說之元。則彼固施諸筆簫。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

等是人言。出諸脣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鎔裁删刋。緣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所以異子羽之爲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遷固所錄。若蒯徹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鞠獄之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

樂對。語皆耦立。復施韵言。酒次謙談。亮非如是。蓋勝既率意奏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藻采。史官傳述。遂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箝之辯。宜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文學殊塗而工拙亦異趣也。文選不錄口說此後人所宜法惟錄宋玉對楚王問蓋與漁父卜居同爲設難非眞有此對故獨有取爾效戰國之口說以爲文辭者。語必傖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溝分畛域。無使兩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溯尚書。誥誓諸篇。亦由口說。顧命「陳教則肄肄不違」江氏集注音疏謂「重言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是也。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删剟。是知佗篇記言。皆插昔本語。無一字出于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閎雅。誠非戰國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出其族類也。

自歷史變故。諸子繼起。意內言外。分析始多。昔之單純者。語不完具。無傷于達情。今之分析者。文非孳乳。不足以集辭。故自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會日進。而史籀始爲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會日進。而李斯更爲小篆矣。上世語言苟簡。蓋與未開之

國相同。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也。案蒲斯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無所區別。（見加藤弘之講論集）予尋鄦書。「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言「婦人俠牀」。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此則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勿殊。蓋庖戲儷皮以前之遺語云爾。又父子君臣夫婦。各有正文。而「昆弟」獨假于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弟」字。鄦書「兄」雖訓「長」。毛公故訓。實說爲「茲」。蓋由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蓋宗之重久矣。其始家族政體。宗猶羅馬之家父。亦若周世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尊嚴如父。崇絕如君。故餘子于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而適長亦以臣子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虞夏以後也。又擘有君臣。已成國家。其初則有酋長而已。「酋」本「繹酒」（說文）引伸則以酒官爲「大酋」。（月令）部落之長。曷爲以酋爲號。蓋生人大欲。火食最先。進求蕩性。必在酗醉。亦猶動頌舞蹈。勿能自已。有爲之炊釀者。則羣生

所賴。實曰司牧。是故稷爲天官。黎稱火正。其尊之如是其至也。酒官崇貴。義亦同茲。觀「酋」訓「酒官法度」爾雅釋文引說文如是而引伸爲「高」「貴」。廣雅釋詁尊高也孟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長者曰「祭酒」。酋長名義。于是可知。若夫地處要荒。開化稍後。君臣既立。而酋長時代之遺語。蹤迹未亡。則其名號。又多錯襍。蓋「西旅獻豪」見于書序。馬季長云「豪酋豪也」。而楚國以早夭之君爲「敖」。如若敖郟敖訾敖是也。以長官爲「敖」。如莫敖連敖是也。敖爲豪借。謂同聲通用之借君臣同稱。是即酋豪之舊俗矣。古者部落相爭。暫立酋長。以司軍憲。故令長之號。先于侯王。楚之執政。實曰令尹。而君亦別言「靈修」。見于楚辭。訓者望文生義。實多穿鑿。不悟靈修即爲令長。古金石以「靈終」爲「令終」。則靈令之通。可知也。淮南王諱其父長。其書稱「長」曰「修」。而楚辭傳本。多出淮南。淮南王嘗爲離騷傳王叔師招隱士章句云「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此楚辭傳本多出淮南之證、則修長之變可知也。君臣同稱。又酋長之舊俗矣。良由楚在周初。尙棲篳路。開化既晚。故遺語猶存。斯皆不見六經。而可以推知代語者乎。又計物量數。可徵故言。蓋近世達馬拉人。以煙草二本。易羊一匹。煙草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算數。知五而已。自五以上。無其語言。亦無其

會計。故見煙草十本。則擴張二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于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 六
有知三而止者。而澳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燎。見角田柳作譯格得社會之進化 夫世無衡量籌算。則
人之計數。固以指爾。以五指爲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
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歷徵古籍。凡欲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爲舉九者。
在社會開明而後。而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爲數至于三。無可增矣。且庖戲
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
之中合」其佗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抵以五爲度。蓋當時亦獨庖戲知十耳。元
元之民。則以爲數至于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暫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于
胲頰。故亦相沿而弗普。由是觀之。語言文字之繁簡。從于社會之質文。豈不信哉。
駢儷爲言。獨在中夏。而希臘文辭務在對稱。亦如神社造像。肥瘠適均。本希臘羅馬文學史 固知人
情所必至。初無間于東西也。原其始造。必非文字單純之世。何者、皇世語言簡樸。或徒
有義訓。未造正文。逮及姬周。則有一訓而數文者。若釋詁所陳。三十餘言。總持一義。雖
多同聲通借。而本字亦不少矣。誠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焉爾。方言列訓大

者十二語訓至者七語。而云「初別國之言不相往來。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裏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于一言。則文亦抱蜀也。著史通襍說載姚最粱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而謂「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由儷辭盛行。語須偶對故也。」此于儷辭。故傷繁鄭。然莊子山木篇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爲餓借、然使辭遊繁複、則但云吾無糧足矣、亦不必有餓無食三字、釋文云「我一本作餓」者、亦當由文人臆改、齊物論云、「今者吾喪我」吾我互易、則吾無糧我無食未必非互文也、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曰。「足下徽利于竟外。吾子託身于盟主。」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揷句皆雙。儷辭是昉。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廣陝之異釋山「山瀆無所通谿」說文「泉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繫辭義有正負。文實互施。危傾同義平易同義、晉語韋解「傾危也」釋詁「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爲斯語矣。析言則谿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然施于是處、無取其異也又今老子本作「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與莊子天下篇引作「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不同、蓋六國時傳本各異也、雖然。儷體爲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翕

闘。子句無施。勢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爲工。不以同訓爲尙。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義自文心雕龍麗辭篇出）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于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晳。夫承天籌邊。固比肩于鼂令。周朗應詔（見宋書本傳）亦雁行于賈生。馬劉二代。斯類實繁。體若駢枝。語反簡覈。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爲辭費者同年而校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機要。亦不足與于作者也。

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蘭亭序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晳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云。旦爲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張氏書證駁多疏繆。尤信僞書。蓋明世積習爾然。時有一二卓拔過人如此條所舉。足證互文相變之法。故附錄于此。

夫琴瑟專一。不可爲聽。分閭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擯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于是乎辭例尙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

下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言「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斯二事者。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常與恆皆同趣一則偶馳。謂處與行底與流義相反對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白馬視白辭例一也。而白爲具體。視爲抽象。謂白馬舉其全形視馬指其兩目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鷳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爲舉性。鮮爲加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釋之曰「狗犬舉也叱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爲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俶眞訓注訓「明好」好者由人意好之是爲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爲直指形質如激氣叱狗是爲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固不系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今世言形容詞者未能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定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庶幾得其分際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于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爲之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雖似渙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自高郵始發辭例經義大明其後諸儒乃有削性適例者至今文士以王學爲穿鑿良可嘆息者矣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爲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已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鑄造語。施于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

輙令神味減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傭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爲虛飾。適示其言語匱乏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數用法蘭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則無論何種感想。皆自有言語可表何必用法語也」案美語貧弱亦如日本語不得不藉于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爲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 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足指明。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爲虛飾耶。爲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輙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陋哉。」案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毋令濫。而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于日本容可云爾。至于禹域。進化雖紆。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日本比也。頃歲以來。漸爲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詁。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東人尟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爲一瞑而不復視也。夫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說文「暨日頗見也」 目視兩物平行。漸遠則成交角。而「㫐」字古義可用。說文「㫐望遠合也」 予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麤觕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于勢固最爲徑便。豈若盧仝樊宗師輩喜爲險怪者比耶。夫惟官

號地。望著于標。題施于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辭之恆例也。械器與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于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攡拖剖符之率。而亟言「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襍用。是寧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滅神味。說尤鄙俴。夫廢棄之語。固有施于文辭。則爲間見。行于謠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刃爲「略刃。」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即恫）晉令有「覆違」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坼。」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于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于今日。斯例尚多。方言云。「佻（丁小切）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崽（音枲）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聲如宰）」今粵人謂兒童曰「崽（聲如宰）」則其遺語也。「僞（音訛）謂之化。（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北人猶自稱「昝。」斯朕之音變

矣。晉人言「寗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享享音火剛反」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雒之舊言矣。至于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燠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謠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于全部之國民。何爲其估倨滅昧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于其黨。則家賓齋有言。「戰龍載鬼。可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諸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于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于格段關于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以起牻椋無常之病矣。

（完）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西曆）在墨斯科（俄舊京）鬧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鷙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個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旛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致此。彼其前此濺血於絞臺。瘐斃於鐵獄。暴屍於漠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剌第二、亦識時之俊傑哉。某頓首。　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復得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蔡氏並無向諸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

池。並非如投信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叩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即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如何。專視內力旁觀之為友為敵。似皆無足輕重。諸公以為何如。某白。　七月廿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廿四日

拜啓。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為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曆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一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東京同文書院　一弘文學院　一清華學校

一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為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

條件如左。

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在校六个月以上者

(乙)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圓以上者。

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敘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爲從旁竭力斡旋(二)吳孫兩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礙(三)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　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

初西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 八月初二日

頃得陜西匿名投書題曰『醴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陜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祿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爲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臬。氣燄熏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威作福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遯居海上以來。歛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蝟縮以爲迂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嗾使也。試問我海上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鋮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樊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爲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 七月廿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 醇邸本既有妻而榮强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

婚。是奪婚之盛德一。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爲之。是奪爵之盛德二。一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尙無子。今竟以爲妻。是奪嫡之盛德三。說者謂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廿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常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爲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爲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護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爲。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爲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眞加人一等。某再拜。　七月二十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諭。既已發布。釐金屬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爲債

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外國將來我國民當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嘆。　同日

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尚以保護爲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省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兵以來。華人之得入英伍者。其威燄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將來此等現象舉國皆是。豈直威海哉。豈直吉林黑龍江哉。　同日

某自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罪言。　七月二十五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頡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偏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輿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

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頡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言進化者痛下一鍼砭頡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生一大影響吾亦望頡氏此書爲我中國學界生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雜俎

史界兎塵錄

歐洲弱小之國

◎姆洱加斯公國　在法國沿海州之裏。面積二十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人首都曰姆拿哥。瀕于地中海。其地山水秀美。兼帶海澳。加以氣候溫暖。夏冬之交。四方遊客麕集。常極殷闐。有著名的賭塲。富豪家多來此呼盧喝雉。常一擲萬金。高興淋漓。是亦俗界之樂天地也。國民係腓尼西亞及希腊植民之後裔。建國以來至于今。常不失其獨立。國爲公國。國公爲其主長。有內閣一。法庭一。知港廳一。以理國事。軍隊總數七十九人憲兵及港兵四十四人國家歲入之最大者係賭博稅。以賭博而維持其國。亦風流哉。

◎哇爾冉多共和國　在法國亞黎耶周州之南。爲法國政府與西國天爾嗟爾大會正之保護國。全國面積四百五十二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六千首都曰維耶霞。有人口

一千自法王路易意爹琅尼治世時即爲獨立國。國民概爲樵夫牧子。國建于希尼峽間。地勢險阻。山嶽重疊。人不易到。惟沿其首都河源。以資來往上下。是豈歐洲之武陵桃源歟。其國現有大統領二人隔年而當國政又以爲法西之保護國故一年入貢法國政府五百佛郎一年入貢天爾嗟爾法廳五百佛郎云

◎沙瑪里共和國　在意大利之麻爾治州。沿以海灣。面積九十九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八千二百其建國遠在三世紀迨後當十三世紀乃定國憲而爲立憲共和國有大統領二人每六箇月改選之議會用兩院制上院議員十二人同時即以爲內閣員下院議員百二十八人兵額九百八十三人歲入十三萬九千佛郎云

◎里丁斯打仁公國　在德奧兩國之間。面積百五十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幾及一萬首都曰孚芝斯。有人口一千其國公每迎奧廷一貴族爲之云

◎莫列湼國　介于比利時德意志兩國之間。亦屬于比德兩國。不成獨立。乃一鄉也。鄉人隔年服兵役于兩國故一朝兩國若開戰端假令其戰亘于二年之久則一年助德國以攻比國一年助比國以攻德國實一奇觀也。且最奇者其人居于比德兩屬之

地。而所操者係法語云。

高昌國遺蹟

高昌者西域之一國也。與西突厥接境。唐太宗統一宇內。其王麴文泰入朝。然原一獨立國後不應唐之徵命。不來朝貢。唐使責之。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太宗聞之。太怒。發兵征之。文泰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云云。可以察知其國情與地位矣。不料唐兵猝至。擧其二十二城。八千四十六戶。三萬七千七百人。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之地。盡下之。終滅其國。改爲西州。此事見于唐書。是貞觀十四年時也。

物換星移。唐祚已絕。久之而西域之統治亦墜。古高昌國都之跡。亦無有知之者。今瑞典王夙好考古之學。多賜資學者。以探亞細亞古蹟。有一學者往訪其地。據于書史。質于口碑。至其國都之跡。滿目積雪皚皚。乃多役土人除其雪。雪底處處有家屋之存于[illegible][illegible]都。忽然出現焉。惟其家屋係木造。不如印度布哩古跡之美觀。學士乃撮影之。携

還而獻于王云。

布丹使臣入朝

葱嶺之南。有兩小獨立國。一爲泥波爾。一爲布丹。布丹人民。屬于漢族後裔。曾爲元世祖所征服云。

倫敦布里芝之消博物院中。有中日戰役錦畫數幅。一日本畫。一中國畫。中國畫者乃繪日本戰敗。大使匍匐北京廷下謝罪請和之狀。據聞當時戰役既開。風聞漸達于亞細亞西方。未知孰捷。會此畫來自中國。而轉傳到布丹。布丹驚議曰。聞之日本勇武冠于四隣。元世祖征之不能克。一敗而覆其全軍。今日本戰敗請和中國之强可想。今不入貢後患眞不可測。乃遣使六人。齎方物踰葱嶺。備嘗艱苦。以達北京朝廷云。但不知當日對其使者如何曉諭之耳。一笑。

小說

新羅馬傳奇

飲冰室主人

第五齣　弔古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氷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輾耳過醒時溺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爾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侖布、通天鑿孔之風懷、訥爾遜爲國同仇之志、秉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叵奈俺、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

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儂也。

（油葫蘆）一霎凉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瓊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嗳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

二

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暝甚黃昏。濤角吹寒。臏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鵑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粱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成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頹垣。碑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烟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兎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棱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鐃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淚。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鳥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唉、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

山川。我們這箇偌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
天公。啊。怎麽你昏昏沈醉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
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麻令）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
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
那滿腔兒歎聲哭聲對著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
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
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麽。但係天地悠悠。人心
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廈傾。但親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
芳草初生啼鴃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别。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

告成再來和你廝守罷。

（尾聲）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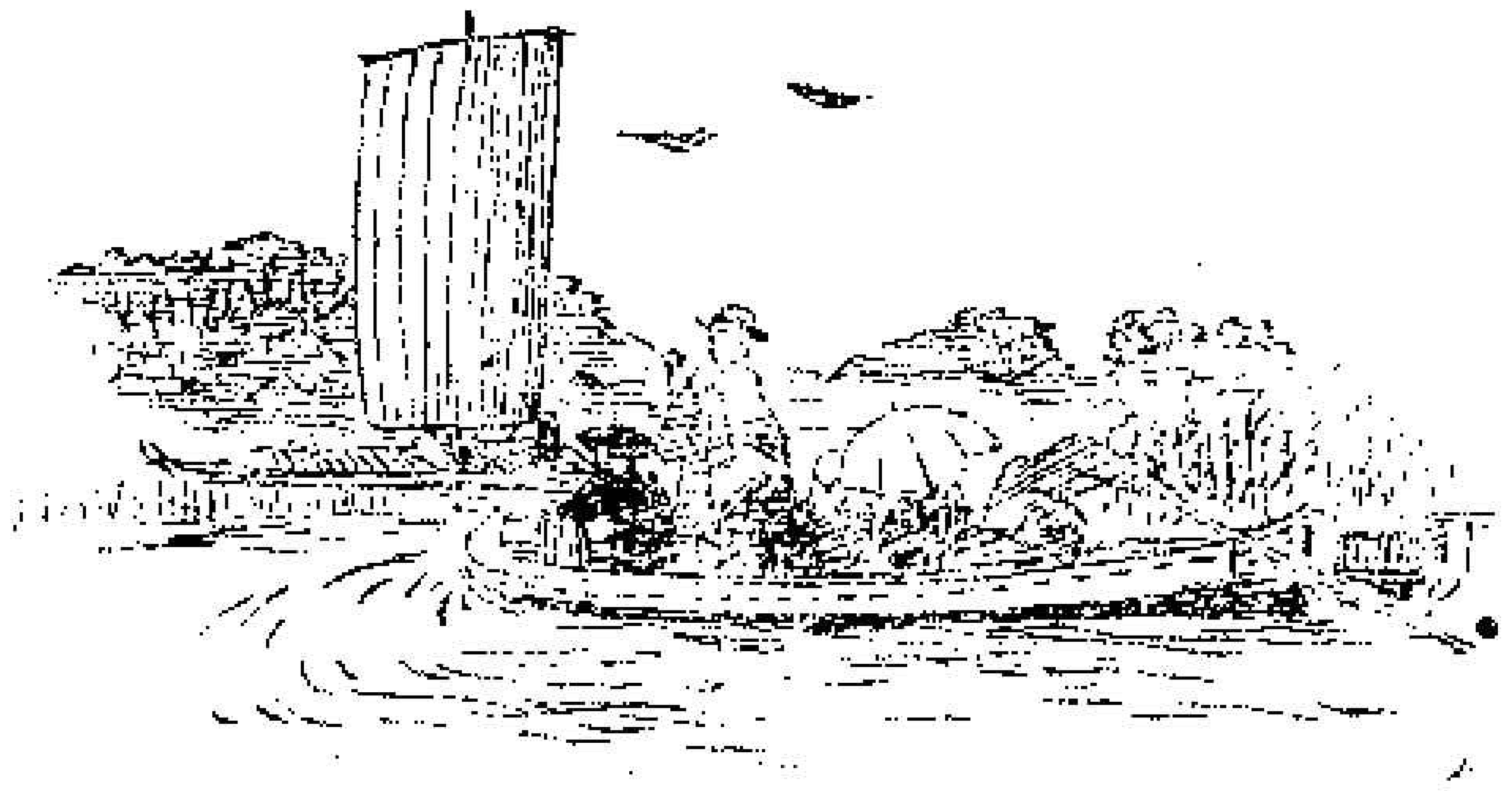
敘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敘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悲患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異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為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箇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個大軍人眞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想望描出如錦如荼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悵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為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嘗為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艷者則亦以此



十五小豪傑

披髮生

第十一回 嘆望洋孥兒猜白点 懺造孽猷子泣黃昏

凡人杜足戶庭。潛蹤閭里。未嘗縱遊惡濁。飽看滄桑。怎知到世路崎嶇。人情叵測。人道如此。物情亦然。別處的海豹。閱人積智。異常机警。每出游樂。輪班張守。偶耳足音。輒傳警報。故獵戶不容易近他身邊。可憐胥羅灣上的生長孤島。自脫胎以來。還未見過人倫。像似忘机的沙鷗。把那操心慮患的功夫。都閑過了。童子們見他這般。滿心歡喜。彼靠著礁石障身。漸逼前去。約離有八九丈遠。一字排開。橫截歸路。號聲一舉。衆鎗齊發。眼見二十餘頭。早已應聲而斃。其餘東奔西馳。竟逃入水中。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意外大捷。不勝喜躍。忙把他曳到露營來。莫科用兩塊大石。築了一竈。將大鐵鍋架上。氣蓬蓬的沸了一鍋大湯。俄敦等把那海豹皮剝得 精光。去塊大塊的切了。投入鍋中。煑不上幾分鐘。見有膩膩滑滑的東西浮出水面。這就叫做海豹油了。沸的時候。有一種奇臭觸鼻。令人催悶。各人也不暇顧。忙撇了浮油。澆入空樽。又將他肉投下再煮。

自是日下午。除寢食外。只知以此爲事。直至翌日傍晚。纔把那二十餘頭海豹煮畢。共得數斛清油。各人遂了心願。一夜安眠。詰朝早起。拔營而行。這回盈盈滿載。車體重了。虧那兩隻獵馬力還強。慢慢的行了十二点鐘之久。纔得歸到洞來。恰是上燈時候。急將海豹油傾出一試。雖然不能大放光明。卻可免了黑暗地獄的慘處。自是無話。是月二十五日。係耶穌降生日子。西人算他是一年之中。第一佳節。俄敦定議放假兩大。大衆同樂。賴雅涅沙毗兩人苦心經營。先期一晚。早在洞內懸了許多大小國旗。陳設得十分妥當。到了這天。東方纔白。各人急忙起來。大放祝砲。各人握手爲禮。少不免說了幾聲恭喜。因爲胡太年紀最小。各人舉他作了總代。命他到俄敦總統處。恭恭致賀。可喜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各人走到湖邊。隨意要了一會。忽然再聞砲聲隆隆。各人知是午餐的時候到了。同進食堂。但見桌上鋪的布。雪光照眼。瓶中插的花。芳氣襲人。中間放着一座大花草。把無數小旗。裝飾得十分悅目。更拿藥單一瞧。見寫著

炸「額支」形狀似兎的四足獸　薰小鳥　炙兎肉　七面鳥全隻　罐頭蔬　藥三種　点心一大盤　其外紅茶珈琲葡萄酒車厘酒俱備

各人從容坐定。莫科每端一菜來。都贊不絕口。食將半。武安離坐鵠立。頌了本島總統的功德。上酒爲壽。俄敦答詞致謝。謹祝本殖民地日超繁盛。又遙憶故鄉親友。情見乎詞。說畢各浮一太白。其後胡太起立。代各年幼的謝武安平素相待之厚。勸各人奉觴致敬。其言論眞摯。大衆爲之感動。勸呼喝采之聲。響震石壁。這時武安的顏色。像似不勝感激。惟有杜番一人。獨自默然不語。首垂下視。過了一禮拜。早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新年。屈指計來。童子們流落這里。已閱十月。在南緯地方。年初天氣。正是盛夏。各人念着冬烘時候。家畜遠在戶外。許多不便。因決議把那小舍移來洞側。又擬設一火爐。把煖氣送進小舍。俾那動物不至犯寒僵死。巴士他武安沙毗莫科等。爲這工程。忙了一個多月。及是時。杜番率着同黨三人。每日出外游獵。預備好些食物過冬。這也算各盡其職。他們嚮議到家族湖東岸探望一遭。一則細查東方地平線上有無陸影。二則考察物產。望獲天然之利。一日武安與俄敦對語。談及此事。力言東方或有陸影。惜坡陰未嘗望見。當速往一勘。又道。我想足下心中亦必贊成我說。尋出陸地。早作歸計。我想足下是同我一樣。一息不能忘情的。俄敦道。君言甚是。我當與大衆商量。選

九

五六人伴君同行。武安道。五六人未免過多。如此多人同去。必要遶湖邊陸路。迂折了。反費事。愚見以爲不如用一小舟。橫流而濟。更爲直捷。但小舟不能容得多人。我意兩三名同行便足。俄敦道。此計甚妙。君欲選誰作伴。武安道。莫科。莫科稍識駕駛。我又素知其爲人。風順揚帆。逆則鼓擢。走六七邁水路。無甚難事。據地圖而着。那邊有一小川。自湖中湧出。流注本島東灣。我欲溯此前往。俄敦道。甚好。惟多携一人同去。似更方便。武安道。我意中早已選得一人。就是舍弟佐克。我見他近日情形。更爲放心不下。我想他定是犯了甚麼大罪。有不可對人說的。我出盡方法嚇他餂他。他總不則聲。若在無人之處。只對着我。說猶未了。俄敦遽道。君言有理。同佐克去罷。自今日打點行李。趕速起程則箇。是日會齊衆人。把那三人遠行的事情告訴了。莫科久困洞裏。常覺鬱鬱。一聞此命。似久旱逢雨。喜的了不得。佐克與伯兄同行。自更無甚不願意。單有杜番見不派到自己。心甚不平。屢向俄敦討情。俄敦把武安所說的話。暗地告他。又解明不能多人同行的緣故。杜番不聽猶可。一同俄敦說出這種話來。忿得滿面通紅道。這樣麼俄敦。這回的事情。全爲着武安一人私事不成。俄敦道。杜番。你說的差了。你不獨寃枉武

十

安。連我都謳蔑了。杜番雖然不敢再聲。瞧他面色。像心裏狠不舒服。悻悻然自走開了。武安等查驗小艇。把破損地方。逐處修整。又將胥羅船所用的三角帆。配置恰好。帶了兩口長鎗。三口短鎗。硝藥若干。毛布數張。及五日內的糧食。二月四日八点鐘。別了衆人。自紐西崙川。出了家族湖。是日天氣淸和順。的也是順風。急張了帆。但見微波蕩漾。舟行似箭。行不上半個時辰。回頭望那臨崖送行的良友。初猶如蟻。漸失所在。更過一点鐘後。連惡崙岡絕頂。都沒入地平線下。再不能見。自交午初。風力漸衰。比及正午。風全息。因下帆弄飯喫了。佐克執柁。兩人鼓掉。仍向北東前進。至四点鐘。望見東岸樹梢。低浮水面。若安莫科子漸疲。身漸熱。斜暉刺頭。汗流浹背。一望湖面。儼然明鏡。俯瞰水底。深可丈許。蘋藻繁生。游魚可數。六点鐘艤船東岸一丘之下。松柏欝牟森森蒼翠可。恨斷崖爲削。苦無插足。更北上半里。見一川口。武安道。這川定是坡陰地圖所載的莫科道。是盞替他起個名兒。武安道。就呼他東方川罷。是晚登岸露宿。翌早六点鐘。再下船解纜。駛進川口。時適潮落。順流而下。更不費力。莫科獨立船頭。東撐西持。提防觸岸。武安兄弟。安坐船尾。左右顧盼。見兩岸比紐西崙川還高。堤上萬木森森。松柏尤茂。川

十一

幅最濶之處。不過三丈。遠不及紐西崙川。川流急激。正爲此故。遠望林中有一種喬木。狀如張蓋。枝上垂垂結實。長四五寸。作圓錐形。武安雖不及俄敦多識草木之名。也知這種叫做「柯通巴銀」其實甚堅。可食。又能製油。一路羽毛二族。如駝鳥野兎之屬。不時出沒。曾見兩頭臘馬。自樹陰走出。忽復躱去。行十一点鐘以後。樹木漸疏。空氣之中。覺有鹹氣。知已近海。俄頃果見一道淺碧色。冉冉浮出地平線上。計東方川長不過五六邁。舟從流下。每点鐘約行一邁。未及正午。早已到了東灣。武安與莫科爭取千里鏡極目東方。只見雲水蒼蒼。烟波淼淼。片帆何處。朦朧鳥渡之蹤。彼岸儼然。倐忽蜃樓之氣。武安雖非預料這里定可望見大陸。到此也不免絕望。相顧悵然。因名他作欺騙灣。把舟繫住。上岸一張。這邊形勢。全與胥羅灣大異。既無沙灘阻岸。又無石壁撑天。只有無數巨石。層積疊布。就近細認。全是花崗石。美麗非常。處處有大小洞穴。頗適幽棲。若使胥羅船當日漂着這里。童子們那用費怎多功夫。纔覓得一個藏身地方呢。獨怪坡陰既當親到。見有如此幽洞。怎地不卜居這里。細想也有緣故。他既住了法人洞。人情安土重遷。本不足怪的。三人各處行探。忽逢一巨石。狀似蹲熊。因名他巨熊石。高約百

尺。攀援而上。不容易躋了絕頂。回邊大勢。一目瞭然。四首西望。森林積翠。把家族湖遮了。南方只是一片沙漠。蜿蜒起伏。遠接低雲。開見簇簇蟠松。幻成黑點。錯落可睹。北方水灣曲折。至一岬而止。有此以北、亦成一面沙漠。更將千里鏡轉注東方。仍是海濶魚躍。天空鳥飛。與舟中所見無異。望洋嘆了幾聲。正返身欲下。莫科忽牽着武安道。你瞧。那。那是甚麼。武安照他手所指處。細望一番。見東北方水天相連之際。有一小小白點。初疑是片雲。熟覷長久。見他儼然如故。武安道。若不是山。怎能如此不動。若果是山。亦怎能如此浮現。是時日己斜西。更過數分鐘。那白點迷離之間。漸不見了。武安始終疑他是山。莫科佐克疑他是日光反射的影兒。一路閑談。不覺已到舟次。將途中所獵的鷓鴣炙了。充了晚餐。時方西正。等到潮長還有三點多鐘。莫科日間見左岸有許多「栖通巴銀」纍纍結實。垂涎的了不得。趁着空兒獨自一人偷探去了。少頃歸到船上。卻失兩人所在。正在探頭張望。忽聞那邊樹裏飲泣之聲。與怒責之聲。隱約入耳。噯呀。這莫是他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跟着聲浪尋去。至相距數步。驟然停足。見佐克伏在武安脚下。只是啼個不住。時天色雖己洗黑。卻是仲夏時節。那黃昏微光。尚是把兩人照

出。兩人却不知莫科潛來。莫科不好意志。急欲走回。卻已遲了。早把佐克對着其兄懺悔的話。無心聽得明白。知道佐克所犯的罪了。聞武安盛氣道。畜生。今日諸君流落這里都由你來。又聞佐克哭道。恕我罷。哥哥。恕我一時愚妄。武安聽着。半晌道。你常怕與諸君見面。原爲着這個緣故。我想諸君決不饒。你罷了罷了。你不必告訴諸君。暗地設法。將功贖罪過罷。莫科不意聞了人家兄弟的密話。懊悔萬分。如今縱然決這川水。淨洗兩耳。亦斷不濟事。決意索性搶白了。反覺安心。無何。三人都歸到船上。佐克偶躲開。莫科乘間對着武安道。主公。我偶然。聽見。武安正在低頭沈吟。聽。着不禁失叫。道莫。科正是

爲人莫作歪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要知武安說甚麼話來下回再表

文苑

飲冰室詩話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擗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騭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櫝時勢之不可

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愈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尚有公然輿留學生爲鹹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瀆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

戲盛德事。慨想軒輿義。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枝。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儁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掇科第。若攟領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饑。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傻給堂飧錢。粲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騑騑。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白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闃無人。但見空臯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雞母相依。烏語日啾啁。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千花紅氍毹。四窗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窶。閒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扊扅。汝言盎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讌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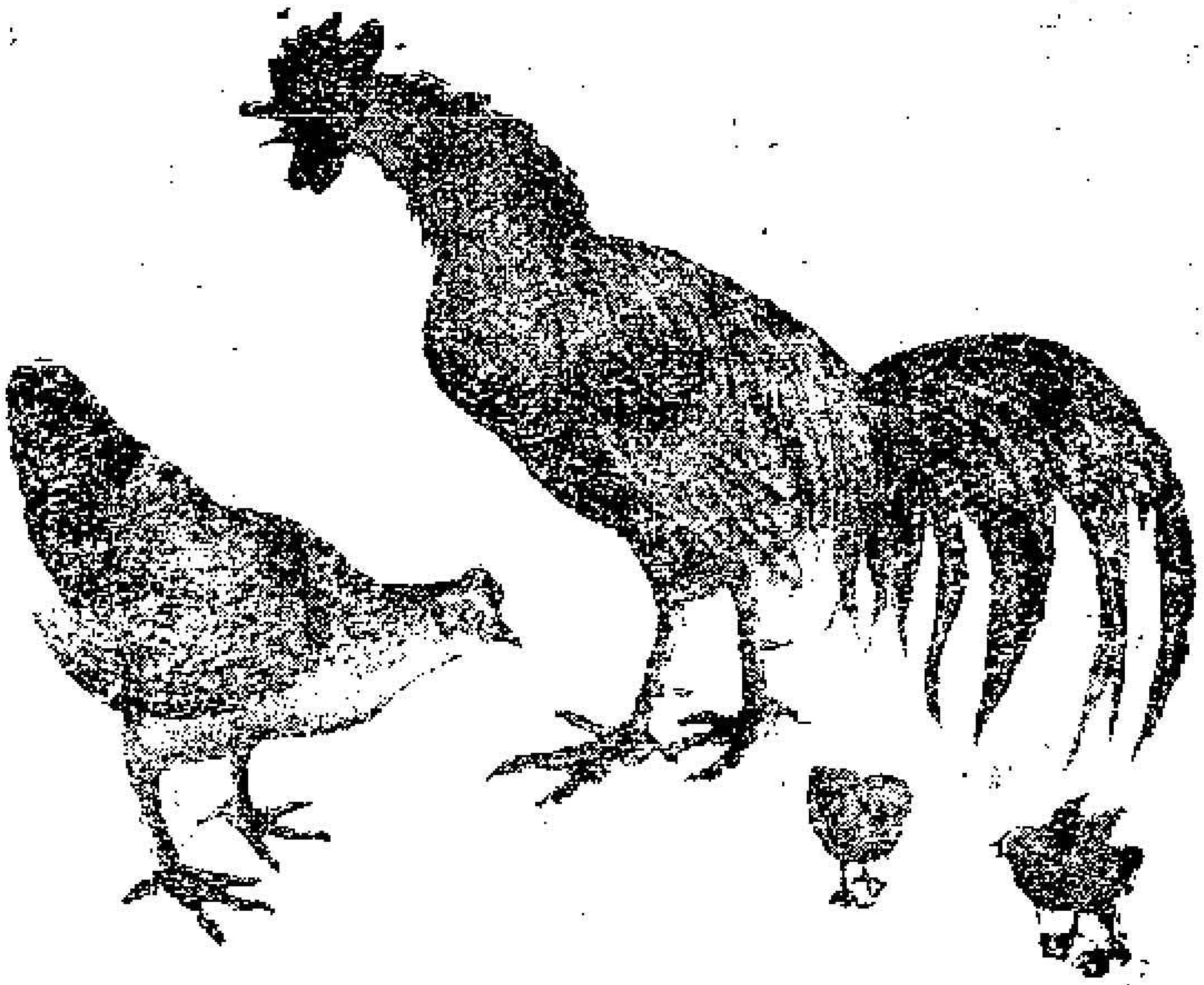
新來㷂監督。其僚審官威。謂此泛駑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謈痛。强者反唇稽。汝輩猥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溢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駟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諆。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椎。忽然筵席撤。何異鞶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刖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乘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頤。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强基。奈何聽兒戲。所遺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强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已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

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幸往者吳川陳蘭彬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州區諤良新會容增祥
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僚友爲金某初挙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閎備誌詩末以供參考

頃得上海一隱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攫以實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爲誰。不能無觖望焉耳。空谷跫然。倘希毋我遐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嘗鼎一臠。食指養養。琼瑤之好。更望再投。詩如下

哀星軺　譏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諛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儈認作韓荊州從來市儈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六

問答

（十三）問、地輿一學。所關最大。僕于此學雖未深究。然每見異說。嘗箚誌之。以備參考。今以貴報第六號中國地理大勢論首揭曰。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云云。因以所知之說。錄呈高明。俾賜辨晰爲望。按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僕所夙聞。而不知其所本。曾見龔古愚地輿圖攷云。皇朝一統。雖藩封不計。而幅員之廣。已南北相距五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西九千二百八十里。截長補短。約得三十兆三十五萬八千有奇方里。天津日日新聞云。十八省計地一千三百十二萬萬三千餘方里。又同新聞載林氏獬閩中女學會述畧曰。一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三方里。僕聞之于日本一友人。據西洋漢地輿書云。支那東部得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方英里。而日本通行本之世界新地圖云。支那本部二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方哩。（按此亦以英里計者）合滿蒙西藏準噶爾東土爾基斯坦計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二方哩。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而與貴報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無一合者。貴主筆博極羣

書。遨遊遍天下。當必有確說以折衷之也。(笨庵)

(十三)答、鄙著所述。亦偶依舊籍未經深考。今承糾正。惶謝何如。日本地誌之作。以山上萬次郎所著爲最名家。頃覆查其大地誌。据云中國大於日本二十七倍。復列一比較表。則日本面積二十七萬方里。中國面積七十萬方里。中國本部則二十萬方里也。皆計日本里日本一里當中國七里有奇 前人屢稱十五倍者殆專指本部言歟。鄙人晚學。於普通學悉未經按規則以從事。見笑大方者不少。望海內君子更辱敎之。(飲冰)

(十四)問、貴報第九號言讀東書有簡便之法。慧者一旬。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賜還答。幸甚。(山陰孫鄘齋)

(十四)答、眞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畧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譌謬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游。學生諸君竟以灾梨棗。今重數版矣。而一覆讀。尚覺汗顏。頃乞羅君及一

二同學重爲增補改定。卷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既將脫稿矣。將與鄙著東籍月旦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東學津逮三種。竊謂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讀。則慧者一旬魯者兩月之語。決非夸言。書成後更當乞教。今恕不具。（飲冰）

（附）答、蘇州徽翃生（原書畧）

辱書感佩無量。所規飲冰室詩話中語。文士窠臼。不克檢點淨盡。誠如大教相愛相勉之言，敢不服膺。此後謹勿復蹈也。他有繆悞。仍乞毋吝誨言。無任延佇。賜書無住址。謹附報奉復。（飲冰）

中國近事

◎諭令簽押　政府有旨諭令呂盛兩稅約大臣將所定中英商約簽押。聞兩欽使即擬于昨二十七日畫押云。

◎學務支應　京師近設一學務支應局。凡京師各處學堂應用之項。皆由此局撥給支用。聞局所係設于郎家胡同中學堂之內。

◎學校設司　直督袁宮保以直隸省會暨各府廳州縣徧立學堂。端緒紛繁。必須有人總司學務。特奏設學校司。設督辦一員以董其成。其中區分三處。一專門教育處。一普通教育處。一編譯處。各置總辦一員分理其事。奏保在籍前湖南按察使胡景桂爲督辦。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魯爲專門教育處總辦。北洋學習翰林院編修王景禧爲普通教育處總辦。幷暫兼編譯處總辦事宜。

◎奏陳新政　肅親王曾于昨十七日具摺奏陳新政事宜。其最要者共有五端。一宜獎厲海外游學諸生。一宜擴充海陸各軍及各省警察。一宜大興工藝。如機器製造紡

織棉布等。一宜嚴定數設鐵路權限。不宜濫許外人。一宜通飭各省。議訂防匪善策。以期消患無形。 二

◎大學招考●●●● 京師大學堂章程。雖經奏准。惟今歲止能先將師範學堂及仕學院開辦。仕學院專招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諸生。在京城招考。師範學堂。則大省取七名。中省取五名。小省取三名。由各省督撫于八月底招考。考取後給予川資。咨送京城。

◎交路延期●●●● 關內外鐵路。本訂于七月十一日交還。茲聞忽爾變議。至今未有准期。其故蓋有二焉。一沿鐵路車站。應派華兵駐守。胡燏棻擬派二千名。英國只准五百名。此事未定。故屆期所以不交也。有云。實由俄國暗囑法國阻撓。因自牛莊至山海關相近處。中有一段。乃俄國借款。恐不能到手故也。

又聞鐵路未交之故。實俄人有不願早交之意。因鐵路一交。俄于牛莊即少入許多欵項。而又迫于英人已許。礙難堅執。乃托詞于十一日係爲英人所許。未與俄謀。俄非英屬。豈有英步亦步英趨亦趨之理云云。

又聞其中爲難者尚有一節。蓋關內外鐵路。與山海關萬里長城兩傍之車站。本不聯絡。庚子之亂。俄人即將該處城垣拆毀。敷設鐵路。使兩路得以連絡。故此段鐵路。約二里許。既不屬關內。又不屬關外。刻俄使即向中國全權聲言。不肯交還此段鐵路。

又聞瞿鴻禨胡燏棻曾于十六日會同往見俄使。詰其關外鐵路當于何日交還。乃俄使竟藉口線路附近馬賊猖獗。游移其說。不肯還許。

又聞法國亦生齟齬。謂天津保定一帶鐵路。原爲法國人修築。該路權利。應歸法人獨攬云。

◎**商派遊歷**　近聞袁世凱密商于某國公使。請選派學識均優之某國人數員。以遊歷爲名。赴某某一帶地方。查看俄人動靜。其一切資斧皆由袁供給。聞該公使業已允爲照辦。并深佩袁之深謀遠慮。能知大體云。

◎**駐俄使電**　駐俄欽差胡惟德日前電達外務部云。接俄外務照會稱。恰克圖庫倫等處。盜匪充斥。有礙商務。將調可薩克兵駐防土謝圖境。以資保護云云。雖經堅辭拒絕。而彼藉口保商。意在必行。務請速咨該將軍都統添募若干營。分防各處。以清盜匪。

庶可杜其口實。否則恐非筆舌所能挽回云云。

◎得一失一　當各公使議還天津時。某公使動輒掣肘。逮王之春得巡撫廣西之命。參議約文諸事。遂皆易于就緒。外間頗疑之。茲聞當時王曾與某使訂定密約。以廣西半省爲酬。求其贊成天津之議。故某使即時改易政策云。獨惜挽回者天津一埠之權。失去者廣西半省之權耳。

◎要求金礦　俄人近向外務部要求承辦東三省金礦。願以十成之一報効中國政府。外務部某公將允。某總辦聞之。力阻此議。謂即使以八成歸商。二成歸官。華商亦未有不願承辦者。何必讓與俄人。

◎整頓侍衛　徐侍御德沅呈遞封奏條陳整頓侍衛處。其大意謂武科侍衛除值日外。無事可辦。其中束身自好者固不乏人。而不知自愛之流。亦復不少。應請仿照翰林院章程，嚴定功課。能文者試韜鈐策論。不能文者習測量槍砲。優者量加升擢。劣者予以處分云云。聞已奉旨交領侍衛內大臣核議。因設館置器。籌款維艱。殆將作罷論云。

◎墾務難興　侍郎貽穀辦理東三省墾務。至今尚無頭緒。雖查得私墾之地甚多。然

非曰教產。則曰蒙民。且多已質于俄人。爲俄領事收租之地。頭緒繁多。無從著手。聞僅就現查出之地。其中已多與俄人轇轕。非三四十萬金不能贖回云。

◎試辦農務　近有日本留學生歐陽潁胡宗瀛兩君。具稟于直督袁宮保處。請在直省。先行試辦農務公司。以爲各省表率。以期推行全國。並附呈所擬章程九則。均甚詳妥。聞宮保大爲嘉納。已批令與農務局籌商會辦矣。

◎永遠監禁　宋伯魯在陝被拘。奉旨交地方官管束。已紀前報。茲聞陝撫升允奉旨後。又復奏陳。略謂該革員不安本分。罪惡昭著。應如何加重辦理。伏候聖裁等語。故又奉旨著永遠監禁。

◎張園會議　昨十九日午後上海志士在張園安愷第聚會。約二百餘人。所議擬辦協助亞東遊學會。聞擬專派會員親赴東京。商定將來中國人願入成城學校者。可以經由會中保送。以免內地有志遊學者。因入校艱難。懷疑裹足云云。

◎連英有子　李連英有兄弟三人。各以一子過房與連英爲嗣。李皆爲捐納郎中。分部行走。李福德分兵部。李福立分刑部。李福海本月亦辦驗看分部。三人皆少不更事。

捐官後始遍處向人探詢。某部有何差使。有何好處。現在李福德已得兵部司務廳稱辦差。惟刑部得差須按資格淺深。科分先後。絲毫不能遷就。將來李福立必須別尋保舉云。聞此事京中大招物議。有謂係連英親子云。

◎**教士被害**　湖南辰州近起一教案。因該處疾疫甚盛。教士于各處佈散醫藥。有服之無效而死者。于是士民紛紛謠傳。謂教士施放毒藥。糾衆攻打各處教堂。教士被害二名。英領事聞信。即致電湘撫及洋務局詢問。而官場茫然不知。蓋未據該處地方官稟報也。湘撫得電後。迅派勇丁前往彈壓。英領事館亦派兵艦赴岳。擬逕駛常德登陸赴辰查辦云。

海外彙報

半月大事記 西歷八月下半月

▲十五日路透電。法國比利丁尼地方。天主女教士現仍抗諭不遵。法大臣坎娟士君曾在內閣言及彼等違抗諭旨。非天主教有意反抗。實法廷舉動急烈。有以致之也。

同日電。紐約某報稱美政府現議將海地及聖都明谷兩島連合。

同日電。俄國與打沙來電。稱滿洲霍亂盛行。西伯利亞鐵路人員因疫辭差者甚衆。華人死者亦多。哈爾賓附近村鎮為之闃無人跡。

▲十七日路透電。英皇曾以金十字架一枚。頒給倫敦大禮拜堂。

同日電。英國士必黑海口水師大會計兵艦一百零八艘。由提督六人統帶。軍容整肅。是日天氣亦甚晴和。

同日電。杜將底拉利竇薩底威特三人。已抵首占姆吞地方。皆承洛伯基青納兩元帥及理藩院大臣張伯倫熱心歡迎。且蒙英皇賜閱水師大會。惟三人並未遵諭前往。

同日電。澳大利亞上下議院議定章程。許婦人有公舉議員之權。 二

同日電。蘇格蘭克來的克某廠承造日本裝甲戰艦兩艘。

▲十八日路透電。波斯國王現抵英國刀孚爾地方。英皇諭令康諾親王前往代迎。

同日電。杜將竇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帶同參贊一員。由倫敦恭詣御艇。覲見英皇。是晚仍返倫敦。

同日電。洛伯基青納兩爵帥在首占姍吞地方。與杜將等同乘小輪而至御艇。由基帥帶領覲見。會蒙英皇溫諭。惟不提及政事而已。約一刻鐘杜將即告退。仍同基帥至各兵艦遊覽一週。

同日電。西印度拖利賽羅海島。因火山爆發。全島人民百五十人同歸于盡。

▲十九日路透電。日本及英屬各國派往會操各兵艦。已由英國分道返國。

同日電。波斯王現已行抵倫敦。由英太子代爲迎接。波王隨帶侍衛乘車抵毛爾白棚宮。一路皆有英兵排隊迎接。英臣嘗在皇宮設筵恭請波王。

同日電。杜國三將已往荷國。不久將返倫敦。其行抵荷國時。荷官頗熱心相待。

同日電。法廷欲將教門封閉。遂有非尼士太地方三城人民約數千人阻撓。法兵因是入屋將各人逐出。各人口中高歌。幷將穢物亂擲。有某官因不奉行諭旨將女尼逐出。被囚于砲台之內。

▲二十日路透電。杜將行抵荷國時。衆皆熱心恭迎。惟道路觀者稀少。且不甚踴躍。

同日電。法廷欲將非尼士太地方教門學堂封閉。致人民與法官抗拒。已有二十七人傷斃矣。

同日電。駐美日公使曾對法廷述稱日本幷無意佔守太平洋米威惠克兩島。

同日柏林電。瑞士國現在禁止女尼不准在國內居住。

同日電。一千九百一年。德國出欵較進欵多四千八百五十萬馬克。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皇今日乘坐御艇西發。將向英國沿海岸而行。夜則停泊海口。至蘇格蘭亞伯丁城爲止。並往該處巴爾姆羅兒砲台遊覽一週。

同日電。杜將等曾往尤脫勒治城謁見前杜國總統古魯家。後即返荷京。初議欲往荷比兩國遊歷。今已作爲罷論。現已起程遄返倫敦。俟至理藩院商酌後。即在英國

遊覽。

同日電。南非洲開普殖民地總督在該處議院宣言。將擬章程禁止亞細亞人非英籍者前往該地。又傳出章程。每年開普殖民地助國家水師費五萬金磅。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皇已諭准建設英國大書院一所。專課史學哲學博學等科。

同日電。杜將克郎治及其夫人幷杜人千名。已由聖希連島乘輪遄返南非洲。

同日電。英屬開普議院有議員二十二人。以總督士及力末孚衆望。欲圖調去之。已舉士麥脫爲領袖矣。

同日電。俄國海軍部核計自前年開築西伯利亞鐵路以來。航業進欵。減少二百五十萬羅布。

同日電。俄皇近下諭將二月時墨斯科滋事遣戍學生調回。

▲二十三日路透電。斯丹達報駐俄訪事函稱。滿洲俄兵。能否踐約如期撤退。全觀俄人在黑龍江南岸之去留。蓋俄人以黑龍江南岸交還中國。有碍俄國地勢。俄京官場均望將黑龍江南岸仍歸入興安嶺管轄云。

同日電。太晤士報駐美訪事電稱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子爵。曾行文加拿大政府力駁其加倫布省所行禁止日人之例。語意甚爲激烈云。

同日電。開普會所第二次將議院及戶部賠欵章程宣讀衆知矣。

同日電。開普首相士皮力稱下禮拜可將軍律再行宣示。

▲二十五日路透電。法政府現擬在中國之廣州灣地方設一水師屯集基址。估値約需費百二十五萬金磅。

同日電。俄國某報近著論稱俄國現正應派員赴阿富汗國內講求通商。并派兩使駐紮該國喀布爾京城。是爲當務之急云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俄政府近出示將由中國入口茶葉每磅加抽三羅布。

同日電。美國兵官米爾將軍現往菲律賓查看軍務。

▲二十七日路透電。意大利王行抵卜士坦皇城時。德皇歡欣迎接。

▲二十八日路透電。美總統羅斯福近在曼省某地演說。極贊前總統們羅主義。謂我合衆國應永遵守。勿使美洲爲歐洲各國殖民地云。

同日電。小呂宋毛勞地方。連次地震。該處與美國兵營甚近。傷斃士人六十名。美人則無一罹其災者。

同日電。前傳俄人加抽進口茶稅。係每鋪打加抽二羅布。非言每磅也。（案俄國一鋪打。當英國四十磅）。

▲二十九日倫敦電。印度政府擬建設孚耶茲他、叙美基間之鐵道。以爲抵制俄國。

同日電。德皇昨在卜士坦宴饗意皇。并因三國繼續同盟之紀念。特贈意相沙那底以一勳章。

同日電。基督斯氏新設一製糖局于烏亞孚華地方。該資本金五百萬元。

▲三十日西貢電。印度加魯列茲他地方。因患洪水。致淹斃數百人。

餘錄

上蔡公使書

欽使大人節下。日前迭來晉謁。未覩鈞顏。不數日間。乃日人遽來干涉。有吳孫二君退去之命。諸生惶恐。莫知所爲。不揣冒昧。敢竭愚忠。爲左右陳之。吾國晦盲否塞。孱弱極矣。內亂外侮。環覗迭起。兵戈死喪之慘。牛馬奴隸之悲。中原四顧。爲期匪遙。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鑒戒。急圖救死矣，今同國之人。來寓斯土者。上有欽使。下有學生。爲欽使者。當如何竭誠盡忠。以稱其職。爲學生者。當如何勉强學問。以成其身。而欽使之與學生。當如何相勉相勸。期各致其力。以報其國家。故設欽使漠視學生。以學生爲不足恤。知己之可以爲力而不爲。或爲焉而不力。是欽使負學生。負學生。即負國家也。設學生薄視欽使。以欽使爲不足恃。知欽使可以爲力而不請。或請焉而不堅。是學生負欽使。負欽使。即負國家也。欽使不願學生負國家。學生亦豈欲欽使負國家哉。乃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吾國留學生欲學陸軍。必入成城學校。入成城學

校。必欽使咨送。是成例也。邇來有私費學生數人。求請咨送。未蒙俞允。竊謂私費留學。宜蒙獎勵。乃反遭擯斥。是何意耶。賢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節下駐劄此邦。職重外交。故學生入學一事。可置之不問乎。然已入成城諸生。皆經咨送者也。抑官費學生。有王公大人之恃。當垂青眼。私費學生。下賤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諸生。未嘗無私費者也。抑陸軍定額。節下預有成算。成城諸生學成而歸。已足干城之選。餘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後來諸生。均有宿仇。不宜輔虎以翼乎。數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諒不出此。然可以爲力而不爲。學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吳敬恒孫揆均等。亦留學生耳。熱心愛國。不忍坐視。於是有聯名環保之議。經吳京卿之請。而承節下允准。惟不願親自保送。逕以環保諸人向參署保送。該署因與向例不符。即行駁回。而節下不圖更正。延閣至今。夫始不肯送。繼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參署照例駁回。而又不思更正。種種阻抑。學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吳孫二君。因此入署請謁。面陳衷曲。時因欽使適有要公。無暇接見。吳孫等忍飢以待。自午至夜。無有倦容。既得賜見。坐地陳辭。未嘗失敬。至力爭辭職等語。緣節下非喜譽惡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況父有諍子。君有

諍臣。古人以爲美談。載之史冊。吳孫之言。何以異此。上足追古人之遺風。下足矯當今之諛習。乃節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繼而電請警察。押入警署。夫學生本國之學生。警察外國之警察。藉外人之威力。欺本國之學生。稍有人心。當不出此。而節下竟毅然爲之。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翌日復有學生二十餘人。相率求見。而警察林立。如臨大敵。被捕者復有數人。辱士辱國。莫此爲甚。數日前日本政府遽命吳孫二君退去。警察遮護。無異虜囚。嗚呼、逐吳孫二君。辱學生。小事也。欲使與學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強行干預。失國權。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欽使之請。是欽使惟恐國權之不失。而求外人奪我權也。是惟恐學生有志。惟恐學生熱心。已無辭摧殘熱心有志之學生。假手於外人以償私志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忠君愛國。君祚長。國勢強。已不能爲貪官汚吏。故挫辱之使無所成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國家必愛護之。辱士辱國之臣子。國家必懲罰之。誣以國罪。治以國法。無從爲計。故不惜失國權而使外人治之也。嗚呼、如是者。尙得謂人乎。賢明如節下。豈忍出此。是必外人無故而干預也。然事經數日。豈不知之。而漠不動心。一無所謀。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要而言之。學生欲

四

入成城學陸軍學生未嘗自暴自棄以負國家也。環求咨送。堅請不已。未嘗薄視欽使。以負國家也。吳孫二君。不忍旁觀。始而懇求。繼而諫諍。終而受辱。是厚待同學重視欽使。熱心愛國者也。而節下始則不允咨送。繼則不肯親送。是失職也。負學生負國家也。不責已之不盡職。不咎已之不納諫。反召外國之警察。捕本國之學生。及學生受無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緘默若不聞。是大負學生大負國家也。前事往矣。節下忍以之待學生者。學生決不忍以之待節下。來者可追。今學生請之願節下允之。欽使職重外交。非專為留學生一事而設。然欽使自有照料留學生之責成。留學生萬無要挾欽使之情理。若欽使不失其責成。學生何從而要挾。欽使苟失其責成。學生有懇請之實。自不得避要挾之名。此次鈕瑗等九人。尊諭本云。徐圖轉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吳孫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諒節下必不因此而食前言。仍請照例咨送。俾遂鈕瑗等入學之願。書至此。又見第二次尊諭。因有革逐劣生辭退狂生在內。故礙難咨送云云。夫無論革逐辭退不當其罪。改過即謂無過 古聖明訓。夫人知之。即不邀寬宥。而九人中除劣狂諸生外。可不容波及。仍請照例咨送。至以為禱。以正吳孫等急迫之罪。以明節下愛惜撫慰之心。此鈕瑗等所懇求者一也。吳孫等初次求見。有力爭辭職等言。是規諫非謾罵也。尊諭稱之曰謾罵。盡舉其詞。以服

人心。伊等多名列膠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賈豎賤販者流。左棄簏筐。右緡組符之比也。況爲入學之事特來請謁。以禮列坐長跪謹對。毫無失敬之容。而尊論中稱之曰突入。曰闖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擬稿者措詞失當。即深文周納。藉曰有之。而使館爲治外法權之地。何損于日人。而日人干預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閎達。區區數十學生。豈塞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竊所不解。即曰妨害。數日之內。前後趨謁節下者。不下百人。吳孫所識者。僅居其半。而獨以妨害爲二人罪。是何以故。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列强外交家之要訣也。彼日以進。我日以讓。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涓流不息。將成江河。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節下具文駁詰。聲明前事。囑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則力爭。力爭不允則要挾以辭職。欽使所以盡其職者在此。所以報國恩者在此。不然。學生求見欽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見欽使者益衆。被斥逐者亦益衆。勢必盡逐而後已。學生既盡。將繼之以商人。商人既盡。將繼之以欽使。細想前途。懸焉心傷。因循任之。勢必至此。學生等所懇求者二也。所陳四惑。所求二事。容後趨謁臺從。恭聆訓誨。當言不言。學生即爲負國之民。當爭不爭。欽使即爲負國之臣。據理而諫。

五

以身徇道。當仁不讓。雖死無悔。嗚呼、鬻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論自由。文明公理。國步艱難之日。非阿附諂諛之時矣。專肅敬請崇安。統希荃照不宣。

留學生秦毓鎏。張肇桐。吳榮鬯。胡克猷。楊我江。夏士驤。許家澍。鈕瑗。顧乃珍。沈宏豫仝上言。七月初九日

上振貝子書

加拿大葉恩來稿

欽差貝子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商等旅居異域。遠離故邦。瞻望宮闕。如在天際。下民喁喁之私。無由上達也久矣。頃聞貝子以天潢之貴胄。作周道之皇華。慶加冕于英京。拓遊踪於美地，斯誠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之異舉也，本朝舊例。親王不得出京師三十里外。督撫出城。雖如漢口武昌之近。必須奏請。求其周知外國之故。洞悉民間之情。蓋其難矣。而貝子獨以王子之尊。出遊列國。得觀歐美之文明。以擴胸中之見識。商等不惟爲貝子幸。且爲國家慶也。蓋自通商以來。外釁屢啓。屬國盡棄。沿海開埠。害入腹心。甲午之役。陵寢躪于戎馬之足。庚子之亂。宗廟翻夫五色之旂。乃至宮闕泥塗。衣冠溝壑，鑾輿驚而西狩。烽火達于長安。幸賴如天之福。和議就緒。得以復還舊京。漸延殘喘。若斯之禍。皆由宮廷樞府。庶職百僚，數十年來。狃于祖宗之法。祇以富貴爲樂。不通天

下之大勢。不思因時而變通，始于自驕。終于誤國。密于防民，疏于弭外。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識民間之疾苦。苟且偷安。因循度日。前轍取亡。可爲太息。然而今日之危亡。尤有甚者。請爲貝子陳之。蓋國所以立。惟民是依。列邦之稱富強者。不曰國君之力。國臣之力。而必曰國民之力。民族之力。西國何以稱國民不稱國君如是。以中國之賤士媚臣觀之。豈不駭爲尊卑紊亂。本末倒置也哉。然先儒之言曰。國家之本在人民。西哲之言曰。無人民則無國家。蓋國家者因人民而立。人民衆多。不能不公立政府以代治之。君若臣代民治事之人也。代民治事。則國家之大事。必聽於民間之公議如何。而後君若臣行之。裨益國家。於是乎有議院之設。而猶恐國基不鞏固。君民之間。不相親愛也。於是乎有憲法之立。上下臣民。悉守憲法。君不輕民。民愛其上。君臣一心。上下一體。故今日列強之國。雖謂萬年無禍亂可也。今朝廷之於民也，如防盜賊。如待奴隸，既不大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權，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髓。嚼盡其財。利則無有。害則盡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盡歸於民。民雖至愚。豈其堪此。觀各省紛紛告變。莫不由掊克民財所致。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其事可惡。其情亦可憐矣。

然而朝廷政治上。有種種之不平。殊足令天下士庶。扼腕而咨嗟者。其禍方未有艾也。何言乎政治上之不平。請一言以明之。曰滿漢之界未去。雖日事練兵。日言新政。日加警察。終亦必亡而已矣。何也、父兄防其子弟如盜賊。則其家必亡。朝廷視其人民如奴隸。則其國必亡。歷覽亡國之史。未之或爽者也。本朝龍興遼瀋。入主中夏。踐漢人之土。食漢人之毛。府庫之財。則漢人供之。勞苦之事。則漢人任之。有大災難、則漢人救之。有大禍亂。則漢人平之。政府安坐其上。垂拱太平者。二百餘年。漢人之爲功于本朝。可謂至矣。然而宮庭樞府。待我漢人者尤有間焉。一則戊戌之摧翻新政。一則今日之假行新政。二者皆因滿漢之界未去。而不知國之安危。俱繫于此。此界不去。未有能久安長治者也。夫以戊戌之行新政也。乃以臺澎既割。膠島繼之。中國土地。既日就于澌滅。大清威靈。不日增其衰頽。皇上有鑒于此。故決然排衆議而行之。百日之間。百度維新。中外愛戴。列國咸以中國即强相賀。誠以强中國即强大清也。乃爲賊臣所廢。誣之曰。維新者保中國不保大清。與剛毅漢人强滿人亡之謬說。恭親王練兵以防家賊之毒謀。皆發滿人之口。其傷天理害情人。謬妄固不待言。今試問大清在中國之中乎。抑在中國

之外乎。中國是大清乎。抑不是大清乎。若中國非是大清。大清非在中國。則可曰中國自中國。大清自大清。今入漢人之中國。而反客爲主久矣。因漢人之中國。改號爲大清久矣。是中國大清。原無分別。漢人滿人。不啻同處一室。休戚相關。不能歧異。中國保則大清亦保。中國不保則大清亦必不保。未有中國不保而大清能獨存者也。乃推翻新政之案。竟以是語爲題。無他、諸人皆存謬見于胸中。謂維新有益漢人。有損滿人而已。商等姑不具辨。但觀戊戌八月以後。維新已推。 皇上既廢。大阿哥既立。訓政之簾亦既垂。則大清宜即强矣。乃何以武衛全軍數十萬之師。縱拳滅洋。一戰而失津沽。再戰而失京畿。兩宮出走倉皇。西兵追入晉豫。大清之祚。不絕如縷也。毋亦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乎。夫以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數十代祖宗所傳之寶器。積蓄之精華。俱轉入異邦人之手。邦畿首善之區。咸有洋兵駐紮。與政府駐防各省無異。與爲他人之屬國無異。宮庭樞府。觸目既非。萬壽山前之月。頤和園內之花。其有不撫景悲傷臨風惆悵者乎。竊意政府諸公。追思肇亂之由。必有淚下沾襟。痛定思痛。發奮圖治。力洗前愆。以爲善後之策。以服中外之心者。乃眞行維新之 皇上。仍然無權。首倡變法之新

黨。箴然錮禁。其手執大柄。假行新政者。乃昔之統武衛全軍殿　皇上惡新政扶拳匪滅洋人保大清而不保中國之人也。夫果欲保大清。則東三省者大清發祥之地也。蒙古新疆者大清創業首先歸附世僕之封土也。今則今日言割東三省明日言割蒙古。後日言割新疆。棄其祖宗所艱難手創之大清。不遺餘力焉。不知出于宮庭爲保一族之計乎。抑出于樞臣。私爲保一身之計乎。樞臣爲一身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賣國。宮庭爲保一族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棄國。蓋民之所仰望而保護之者朝廷。朝廷不爲實行新政。開民智伸民權。阜民財。振民氣。與萬國並立是務。而徒棄其疆土。以託庇俄人宇下。以求自己一族之安。天下臣民。其謂朝廷何。是使之聞風而解體也。夫今國基日動搖。外交日緊迫。殆哉岌岌矣。然而猶據有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疆土之廣。人口之衆。雖歐美強大之國。未之能及焉。誠能勸垂暮之慈宮歸政于眞行新政之　皇上。更召用深明新政之新黨。實行改革。不事因循。歲月之間。必有大可觀者。十年之內。天下莫强矣。商等不解政府諸公封疆大吏何以絕口不言。而專以賣國棄國爲事。羣虎眈眈。豈求一國爲庇而遂可安乎。是直招羣虎入

室。而求盡其骨肉而已。朝廷私求外國之庇。是先棄其臣民。臣民亦何不可求外國之庇。而棄朝廷乎。是相率而亡國耳。亡國之慘。民亦何堪。商等尤不解今日宮庭樞府迭經大亂。而猶不醒悟。尚以園囿粧歌嬉笑晏安爲樂。假行新政。以欺民人。私割疆土。以求自庇。而不知危亡之在即也。昔波蘭印度緬甸安南。其初在上者皆以外國爲親。與民人爲仇。乃今其帝王之族。下儕匹夫。所享權利。或不能望齊民。則棄民而不發奮者。又何爲乎。殆其亡國爲布衣乎。且夫今日列强並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爲方針。故其國民團合。視國家爲一體。競競焉與萬國爭强。今滿漢也。皆黃種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則宜團爲一體。不宜歧視。爲令天下各州縣開地方自治議會。准其自治。久之開各省議會。又久之開議院于京師。確立憲法。漢滿民族。同擔義務。同享利權。則中國不數年而强。大清之統不萬年而存。未之有也。若棄此不務。而徒下滿漢通婚之議。以圖欺飾。其情不相洽。志不相孚。如故耳。豈有濟哉。況　皇上無權猶昔。內外官吏。藉賠欵之名。抽剝民財。以飽私囊。所在皆是。天下之民苦矣。恨入骨髓矣。而政府猶是昔年縱拳釀亂之人。一切新政。僞而不行。行而不實。實以生亂。欲國之不亡。不可得已。商等

身在異邦。心懷故國。念國家盛衰興亡之故，惻然于中。今因星軺戾止。謹舉其大端。以效芻蕘。異日歸國。請敬告我后。誠使我國有維新之日。商等願忍死須臾以觀太平也。又華人經商各國。時有被人禁逐之慘。轟斃之慘。每歲數十計。欽差領事。從無伸理。國勢不強，人民受害。言之可爲寒心。然民心猶固者。則望　皇上復出維新。中外推服。國基一振。民志得伸耳。不然、在國內者必受瓜分。在國外者亦遭鎗斃。數年之後，貝子雖欲從容而享今日之尊榮。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商等誠不忍見銅駝在荊棘中也。冒昧上言。不勝屏營之至。敬請鈞安旅居美洲各埠代表人加拿大葉恩等稟